

李洪志

法輪大法

各地講法九

目錄

二零零九年大紐約國際法會講法	．．．．．	一
二零零九年華盛頓D C 國際法會講法	．．．．．	六七
在新唐人電視討論會上的講法	．．．．．	八五

李洪志

二零零九年大紐約國際法會講法

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二零零九年大紐約國際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大家好！（眾弟子：師父好！）

大家辛苦了！（眾弟子：師父辛苦！）

看到大家很高興，一年多沒見面了。（熱烈鼓掌）我也是有意不想過多的講，因為我非常清楚，我講的越透，給你們修煉中帶來的難度就越大，舊勢力的因素就會搗亂的更兇。法已經傳出來了，師父告訴你們說，這部法啊，只要守住他去修，甚麼都能得，那是肯定的，所以大家只要認真去學，和我講是一樣的。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少講的好，這樣給大家更多自己提高、更多悟的機會，更多走自己路的機會。但是我不經常講法，最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修煉中啊，大家都知道吃苦很難，實際上吃苦還不是最難的。苦嘛，再苦哪，過後也明白過來了，可是在無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難的。

三

任何一種修煉都會經過這樣的考驗，都會在這樣的路中走。能夠持之以恆啊，不斷的精進那才是真精進。這話是這麼講，做起來實在是太難了，所以說修煉如初，必成正果。

四

尤其在現在這個社會中，大家看到了，負面的東西太多了，帶動著人執著，牽動著人的心魂，把世人不斷的往下拖，這是很可怕的。大法弟子是修煉的人，不是修煉的神，是修煉中的人哪，所以也會或多或少被干擾。如果把握不住自己，那和常人一樣，在干擾中的表現與常人是沒有甚麼區別的。有些學員並沒有碰到甚麼魔難，漸漸的就不精進了，實際上就是對常人社會的各種誘惑產生了執著，被社會中的吸引給拖下去了。當然了，不同的人修煉有不同人的想法，根基不同，面對修煉的態度當然也就不同。最可貴的是能夠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壓力下、又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能夠不斷的精進，那才是最珍貴、最了不起的。

好多學員在看不到我的這一段時間，我發現就變的比較放鬆一些，對自己要求的不是太嚴格。修煉真的是很嚴肅。創世以來已經經過了兩個地球，這億萬年的歷史，就等待著最後今天這一刻。這一刻實際上是轉眼之間的事情，在神來看揮手之間的事，可是在人類

這個空間就得需要一個時間過程。人的這個空間的時間再長，在神看只是轉眼之間的事情。在人這裏要過好多年，時間一長就容易使一些學員不精進、放鬆自己。在這一點上要清醒啊，我想大家今後注意就是了。換個角度說吧，你們所走過的路，你們所面對的這一切，你們所經歷的這一切，大法的洪傳，修煉人的表現，這不會是偶然的。你們所經歷的那一切，也都不是普普通通常人能碰到的事情。人類社會絕對不會偶然的出現這麼大一件事情。其實想想啊，也真的不是一般的事。那麼多年都走過來了，為甚麼不能夠在最後的路上走好哪？其實修煉不只是不精進那麼簡單，自己一放鬆就會被常人心帶動，就會走彎路，證實法講真相中互相之間配合也差。

大法弟子的各個講真相、救人的項目，都是大法弟子自己自願的組織起來證實法所做的，實際上你們也看到了你們的成績。大法弟子辦的媒體、網絡，你們所做的這一切使邪惡的因素非常害怕。中共邪黨開足了全國的全部機器，不只是宣傳機器，在國外所有的外交都停滯了，成了為迫害法輪功而存在。大法弟子在講清真相中真的是一個人頂一百個人、一千個人，有力的揭露了邪惡對大法弟子製造的這場魔難。中共邪黨幾十年來為了叫

世界承認邪黨政權的合法性，它一直在裝門面、粉飾太平。從現在情況看，另外空間的邪惡被大量解體了，控制人的能力不行了，整個形勢對大法弟子來說越來越寬鬆了，可是越寬鬆壓力就減小了，減小了壓力就容易產生一種安逸心哪，想舒適一點啊，想放鬆一點啊，想緩解緩解。實際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經和修煉一環扣一環的緊緊的溶在一起了，大家對自己的放鬆，實際上就是對修煉的放鬆。

有些大法弟子在救人項目上忙，做的很忙很辛苦，我都知道，有的大法弟子休息時間很少，面對的各種各樣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不管怎麼樣吧，咱們等的不就是今天嗎？歷史上大家許過願也好，為這件事情而來的也好，今天這一刻就是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大法弟子等待的。雖然是救人，可是自身也在修煉中，所以表現上在人類的這個環境中不會完全與神一樣。如果世人看到了你們像神一樣表現，世人都看到你們行為的神奇，那就破了常人的這個環境的迷，那也就不存在大法弟子修煉了，救人的這個事情也沒有了，也就沒有艱苦了，也不能夠使你們的修煉那麼神聖了，所以你們表現出來的狀態都是與常人這種狀況是一樣的。但是還不只是這些，我剛才講了，在這種看不到前景的修煉環境中、漫長

的寂寞中，是最難熬的，最容易使人渙散，這是修煉中存在的一個最大的考驗。

當然啦，在中國大陸這個環境中邪惡的因素在局部還很猖獗。雖然多數不好的因素被清理掉了，但是在局部地區和局部環境中它能操控那些壞人，表現的還很邪惡，所以有一部份學員真的去做事的時候就會感到壓力很大。在國際上也一樣，真正的走在前面做事的也會感到這個壓力。不管怎麼樣吧，無論在甚麼樣的環境下，大法弟子都得做好。

昨天我和新唐人電視台的大法弟子講了一些當前的情況。當前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不精進的學員，長期不出來的，不爭氣的吧，隨著環境的轉變又有不斷的走出來的。在中國大陸的大法弟子中，被迫害嚴重的、壓力大的地區，也有不少長期不出來的出來了。還有的人從中國大陸來到了國外，在與國外大法弟子的配合上，會出現一些矛盾。這樣就使現在國際社會中大法弟子感到環境變的複雜了一些，主要原因不只是修煉狀態造成的。

中國大陸人的觀念是在中共邪黨文化薰陶下形成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生活行為，都是在那樣的一個狀態下形成的。在西方社會或非共產邪黨社會中的人，都是人自然

的狀態，互相之間只是文化不同。這種自然社會，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平和、為善、心胸開放、很少戒備人的正常生存狀態，這是正常的，沒有邪黨之前的中國人過去也是這樣。但是在當今中國社會裏，中共邪黨是從人出生到生長的過程中，一直都在用謊言與仇恨、鬥爭來教育人，一直都用假理來教育人，一直根據邪黨的需要來教育人，生活行為卻越叫人低下越如其意。有一些中國大陸人還講述著過去古老的傳統，少數還有傳統觀念，所以才有一「文化大革命」，所以才有這樣的運動、那樣的運動，不斷的打擊著、破壞著中國人的這種傳統。特別是現在的年輕人，完全是在黨文化與謊言中長大的，在謊言中形成的觀念，行為上、做事的方法上，和現在國際社會上的人差異很大。在國際社會上，兩個人見面心裏的事甚麼都可以敞開說，不認識都可以敞開心扉說話，這在中國大陸人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大陸出來的學員在做事的方式和交往中與國外學員不一樣。國外的學員對中國大陸出來的學員不理解，說的、做的理解不了，做事怎麼這樣式的？這個人怎麼怪怪的？其實由於在各種運動中，邪黨叫人們互相鬥爭、互相揭發，從這種迫害走過來的中國人，已經習慣把自己封閉起來了，特別是迫害大法弟子中。大法弟子應該相互理解。其實在中

國大陸形成的這個觀念哪，看國際社會的人也看不懂，看這外國人怎麼都這麼傻呀？看到在國外待長了的華人也理解，怎麼這麼做事呀？是啊，作為人來講其實就應該是正常的。在這一方面應該互相理解，應該互相配合好。

由於觀念的不同，互相之間配合不好，想事情的方式也不對勁，老是擰勁，大陸學員又封閉自己，所以就造成有一些國外大法弟子覺的中國大陸出來的學員是不是特務啊？就這個事情啊，攪的你們各個地區都很不得安寧。我想，大家知道我說過這樣的話吧，我說特務我也度。今生是特務，前幾生他曾經是很了不起的，也都是為這個法來的，那我們為甚麼只看他這一生呢？就不度他了哪？他只是職業不同而已。當然了，他的職業真的能夠起到不好的作用、對大法犯罪。但是我想，法大，宇宙大法嘛，能夠化解一切，只要敞開心扉，只要能夠寬容，我想甚麼都能夠改變。我在中國大陸當年傳法的時候，有多少邪黨黨員、老紅軍幹部，有多少黨委書記，有多少國安、公安的學員，也有多少是軍隊的學員，甚至總參三部、二部特務機關的學員。他們不是因為在迫害中真的走向了反面，是有怕心，在壓力面前糊塗了。他畢竟是人，在壓力面前可能這樣或那樣，一旦明白過來，肯

定要走回來的，只是時間長短問題。

度人就是度人，挑選不是慈悲。特別是人類社會走到這一步了，都不行了，只看人自己要甚麼了。我昨天還在談這個問題，我說，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人都沒有壞到這種程度，沒有像今天這樣，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人，達到空前的道德全面敗壞的成度，走在街上看人腦子裏沒有幾個在想好事，很多人每時每刻都在想著不好的東西、做的事都是壞事多。全社會都在鼓動著這些，邪黨往下拉人哪。所以這場迫害對大法弟子來講，無論怎麼樣、遭受甚麼樣的肉體上的痛苦或者精神上的折磨，迫害再嚴重，都會消業，都會走向圓滿，等待大法弟子的都是最好的，那不是大家修煉的目的地嗎？可是哪，舊勢力在邪惡的安排中，所謂的為了能夠使大法弟子圓滿，舊勢力造就的這個邪黨對世人，特別是對中國人的迫害是最嚴重的——叫人敗壞，叫人對大法犯罪，這不是把中國人推向毀滅嗎？雖然舊勢力安排了這邪惡的迫害，可是畢竟中國人是因為大法弟子才飽受這些屈辱、遭受那麼多苦難。那從這一點上來講，那麼你們不應該去救度他們嗎？大法弟子不應該放開胸懷嗎？首惡除外，其實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對象嗎？

所以我說，特別是在當前，各個項目人手也都不夠用，大陸出來的一些大法弟子又不能用。其實我說，你們不要管他「轉化」沒「轉化」過，他只要走出那邪惡的環境，他就會明白，他就會後悔，雖然那是恥辱，也得給他們走回來的機會呀。修煉人嘛，畢竟有人心才能修煉，這部份人的痛處怕痛怕碰，有時會為此辯解，那是怕被看不起。所以不管怎麼樣走出來了，他還要走進大法弟子這個環境中來，你們不能往出推他們，要親近他們，要給他們一定的溫暖。不管他們怎麼想、怎麼做，觀念上和你們怎麼有差異，慢慢的他們就會理解，慢慢的他們就知道國際社會的人是甚麼樣的生活狀態了。胸懷寬廣一些，這都是你們的同修，都是師父的大法弟子，要容他們。如果實在覺的不放心用在哪個項目上或者叫他具體做甚麼，那麼你們就把他個人的情況向中國大陸當地的大法弟子了解一下。他只要當初是大法弟子，我想就沒有問題。大法能熔煉了金剛，那咱們就熔煉不了一個人？甚麼樣的環境都比不了大法弟子的環境。只要大家正念足一些，大法弟子互相之間配合的好一些，矛盾少一些，救人的力度就更大。

大家目前做的一些項目都很辛苦。特別是有一些媒體項目，媒體用人比較多。想使媒

一一

體能夠真正的起到救度眾生的作用，能夠真正的發揮媒體的優勢，你們就得立足於常人社會。立足於常人社會不能是說說而已，要真的切實這樣去做才行。要想立足常人社會，那你們就得把它經營好。常人社會的任何一個公司，它的最終目地、出發點都是為了經營、賺錢。你們的出發點雖然是為了救人，但是也要立足於常人社會，能夠讓它良性循環，最大限度的符合社會上的經營方式。人類社會如果哪些東西不對勁的話，就不可能在人類社會普遍採用。經營中人們都用這樣的方式，就說明它是符合人們需要的，說明神也許可這種社會方式的。特別是近一兩百年來，這種公司形式在運轉中證實它是可行的，這也算是常人的經驗，那我們為甚麼不能夠按照那樣去做呢？

大法弟子都有一個想法，反正是衝到第一線去，再苦、再累、熬夜、不睡覺，甚麼我們都幹、都能幹，可是一說到經營就不行了。大家不是做甚麼都行嗎？（笑）大家不都是從不會到會嗎？那為甚麼大家就不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把媒體搞好，它才能夠更有力，更能夠發揮作用。現在有多少時間都是浪費在怎麼樣使它能夠運轉下去、到處去找錢來維持，多難哪？如果大家在這方面下一下功夫、花一些力氣，我說這件事情就會做的很好。

一二

無論你是拉贊助、跑廣告，為了媒體的資金所做的一切和在前台所做的都是一樣的，威德是一樣的。決不會因為他是寫文章、他是編輯、他是翻譯、他在媒體上經常露面，或者是因為他工作特殊，他威德就大。所有參與這個媒體的大法弟子，無論你做哪一項，是一樣的。

面對這個長期困擾大家的問題上，不是知難而進，是知難而退了，就不想去做。我在這裏也告訴大家，作為師父來講，我是支持把媒體經營好的。在這方面我也對幾個媒體的負責人在講，應該下一下功夫。但是更多的人都還不太清楚，大家都抱著臨時思想，正法需要我們做了就做了，做完就完了。不是那麼回事，大法弟子做甚麼都不是為了單一的一件事情。你們做甚麼都是既考慮了現在，又考慮了將來；既考慮了事情的本身，又考慮了附帶的因素。現在用它來救人，來證實著法，那這種存在的文化形式是不是也會留到未來？也是給未來人參照的呢？

再有就是你們辦媒體中，在管理上也存在著另外一個問題。大家都覺的我想幹就幹了，但是誰要管我不行。那怎麼能行哪？你是大法弟子，在常人的公司裏做工，那老闆怎

麼管你你都怎麼聽。為了大法的項目，為了大法的事情，為甚麼說一說、管一管、安排一件事情就不服從呢？想一想這對勁嗎？既然想立足於常人社會使這個媒體能夠更有力的發揮作用，那大家就要按照常人的方式來管理。這是我 and 電視台、電台、大紀元報紙和其它媒體講的話，是我告訴他們的。你們要用這種方式講真相、救人，就得這樣做。常人怎麼做的、公司怎麼經營的，你們就怎麼經營，只是你們的出發點是為了救人，這是不同。

實踐證明，人的經營方式是很有效的，那為甚麼大家不做呢？解決這方面的困難。也許說不定這種形式就是留給未來的，那你說在管理中誰也不服誰，把這留給未來能行嗎？不行。有的人你指派他做甚麼他就不願意做，就喜歡做自己要做的，各自為政，那怎麼能行呢？就像這個拳頭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勁。（做握拳的手勢）你說它想幹甚麼、它想幹甚麼、它想幹甚麼，（做五指分散的手勢，指每個手指）這沒勁兒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們得有一個規劃，得有一個安排，協調好，互相之間配合好。

有人想，我為甚麼聽他的？我覺的比他修的好。話不能這麼說，你修的好你才能服從分配哪，正說明修的不好。我說了，你們辦的媒體不是大法的東西，做甚麼分工不代表修

煉層次。你們是大法弟子，是自發的組織起來為了救度眾生、為了證實法組建的一個救人與證實法的項目，就是這麼一個關係。那既然不是大法的一部份，那就應該立足於常人社會，就是常人的東西。常人的東西為甚麼不能夠用常人的方式管理哪？常人的甚麼職務不代表他過去在天上多高，不代表修煉者的現在境界有多高、修的好不好。那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不是說他管我了他就比我修的高了。這些還有服氣不服氣、妒嫉不妒嫉在裏嗎？管就管了，為了大法。大法弟子不是能屈能伸嗎？而且在監獄裏被迫害很嚴重的情況下，被邪惡之徒打著罵著的情況下被管著，那時有不服氣的心嗎？可是在這種情況下、這麼神聖的事中，為甚麼做不了、做不到哪？

今天我面對這麼多大法弟子，我把這個事說清楚，你們辦的媒體非常好，已經在救度眾生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要辦好，這是師父的願望，你們把它立足於常人社會，辦成一個良性循環的、能夠發揮更大作用、在救度眾生中起更大作用的實體公司。這就是我要說的。在管理上，有部門、有管理層，有具體做事的。分工不同，但是哪，都是一個目標，為了證實法。當管理的和你具體做事威德是一樣的，你們烘托的是這個媒體的形

式，用它來救度眾生，起的作用是一樣的。

我要講的話也很多，講哪邊都有點偏重。不多講了。我就是龍統的說一說現在的這個情況。一會兒大家有特殊要問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你們可以提條子拿上來我給大家解答。（鼓掌）

實質上啊，從當前的形勢看，大家也看到了，邪惡的因素完了，那個中共邪黨的正靈已經給銷毀掉了。只是還存在著一些信息，比如說過去它們那個書啊、那些個畫，還有些邪惡的因素，而多數這些邪惡的因素它的本身也被銷毀了。正法中觸及到的低層環境中的那些最低層次的亂七八糟的低靈、爛鬼，就是這些東西在幹著破壞大法弟子的事，而且是由邪惡的因素直接控制，更高處舊的不好的因素是層層在起作用。而在中國，那個中共邪靈早就完蛋了。大家知道邪黨背後有它的邪靈因素，過去誰敢說邪黨不好？關上門自己在家裏都不敢說，甚至一想都害怕，就感覺著有東西在看著人。現在哪，是誰都敢公開的罵它，從邪黨的中央一直到普通老百姓，坐在一起就罵中共邪黨，就說明已經沒有邪惡的因素控制人了，已經完了。那為甚麼它的政權還存在哪？就是一幫子流氓，想要欺壓在

人民頭上的、想要那個手中權力，這幫道德極其低下的東西，在維護著那個權力。正好這個舊宇宙的邪惡因素利用著這些壞心，維持著給大法弟子、還沒有走出來的、還沒有修好的，製造那個壓力、維持著邪惡的環境。目前那個社會現在已經爛透了。

如果我現在結束這件事情，未來的生命就銷毀的太多了。下來得法的那些人、為得法而來的人，就白來了。當初哪，這些生命，不管他現在是幹甚麼的，他們都是神，看著這裏頭這麼可怕，就敢一頭紮進來，就敢來，為甚麼哪？他們是對正法、對大法抱著希望，非常堅定的信念，來了。不管他現在表現的怎麼樣，也得看當初，也得看歷史，也得看這個生命的過去怎麼樣，儘量去救度他們。畢竟是宇宙大法，面對無量的眾生來講，機會難得，就這麼一次，留下來就留下來，不留下來就永遠的消失了，所以我覺的我們還得做、還得救。如果今天得法的不是你而是別人，你們在那個環境中，你們在常人中，想一想，不可憐嗎？而且那些遭受迫害最嚴重的中國人哪，那是舊勢力對你們的干擾，才被迫害到這種成度，所以更應該去救度他們。當前大家要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是理所當然的。正念足，修好自己當然正念就會足。所以對於大家來講，救度眾生那就是你的責任、

歷史使命，非常的重大，也非常的艱難。

大家知道，我們救一個人不難，難在邪惡的干擾與壓力。對那一個人來講，他能夠明白真相、能夠得救，實質上是一旦這個人得救了之後，他所代表的他背後的宇宙體系的生命全得救了。無量無盡的眾生，龐大的體系，這麼多生命都得救了，對於這個人能夠聽到真相、能夠在真相面前明白，這個難度是那麼大的因素造成的。講真相中表現起來是各種邪惡的因素在干擾，實質是這麼大的因素在背後。我剛才說大法弟子身兼的責任重大，這個歷史使命也不是隨便誰能擔當得了的，只有大法弟子才配做。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順便的我還想說一句，過去沒跟大家講過，昨天的會了我說了這麼一段話，我今天得重複重複，不然的話就會傳誤。過去在歷史上，正法中，因為每一層神都安排了正法後人類將怎麼樣面對的問題，有一層的神他們安排的是最後要大審判。這個在西方的傳說中也有，人類將面對大審判。不只是人類，整個三界內的眾生都將面臨這個問題，連死去的人都得活過來，都得面對審判。審判是對創世以來到最後的結束，包括大法開傳、救度眾生的結束，特別是在最後正法期間生命的表現統統擺出來。過去我講的眾生是廣義的、全

包括的，宇宙的一切，不管人的科學說他是有機的無機的，其實一切都是生命的。各個空間的生命，一切眾生，都是為了這個大法來的，一切眾生存在的環境都是為了這個大法而開創的，所以我說，到最後哪，都得面臨這個審判。過去講法中我沒有說它，是因為那一層的安排都不算了，最後是我來決定怎麼辦。但是他們安排的最後審判不只是審判那些個起反面作用、負面作用的和做了壞事的，起正面作用的也將面對這個問題。怎麼面對？比如正法中你在正面起作用中盡職盡責了嗎？再如有來當大法弟子的，你發的願是甚麼？你兌現了自己的願沒有？創世主要求的是甚麼？你按照創世主要求的做了沒有？你當初發的願沒有兌現，你沒有按照創世主要求的去做，你就沒有完成你應該做的，你欺騙了主，因為你使當時的局部環境、使正法的進程與沒得救的眾生造成的損失、使宇宙的不同層次的損毀，這得負責任的。我昨天講了這個話，我今天得跟大家再重複一遍，不然容易傳誤。我過去沒有這樣講，不想把它講出來，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做的很辛苦。不管最後怎麼面對正法、面對自己，做不好真的是有責任哪。

下面哪，大家可以提條子，我給大家解答。（鼓掌）

弟子：請問師父，神韻演出在這段歷史時期正法中的作用和意義。

師：大家看到了啊，神韻藝術團演出中每一場最少幾百人，普遍的都是一千多人，甚至有兩千人、三千人的，多時五千多人一場，就看劇場大小。可是看完神韻的人哪，百分之九十以上對大法的態度都變了，對邪惡有了明確認識，人已經完全是正面的了。這個你們在講真相中一下子使這麼多人起變化，真的是很難做到，得有多少大法弟子同時講真相才能達到呢？當然其它媒體中起的作用也很大，但是馬上就看到這麼大的效果，目前只有神韻的演出才能做到這一點。

對於神韻的演出，每個人的感受不同。中國人是從理性上去認識。全善全美的舞台效果，視覺與感受上是很震撼，尤其是立足於傳統神傳文化的基礎上，沒有一點點黨文化，是真正人的東西、人的歷史，演出中表現了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胸懷，特別是中共邪黨的謊言被揭開後，對於中國人確實很震撼。對於西方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來講，他們的感受非常強烈，甚至於有的人恍惚中真的看到了是神在舞台上，演員水平的高超和舞台上的正面效果，除了神韻之外在其它演出中是看不到的，很多人看完後都在講，這是天上來的，這

是神在助，這是未來的希望，神韻在帶領文藝的復興，等等。講這些話的很多都是比較有身份的人，不是隨口說說的，甚至有的人在講的時候都是抹著眼淚的，非常激動，這說明演出中真的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咱們知道神韻演出真的能夠起到救人的效果。對於大法弟子來講，神韻的一次巡迴演出就使幾十萬人得救，這件事情咱們做的值得呀，何樂而不為呀？

這個問題就說這麼多。

弟子：世界各國來參加紐約法會的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熱烈鼓掌）

弟子：神韻能去印度演出嗎？印度有很多人，特別是學生，正在快速得法並開始煉功。但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大法資料，我們不能保證他們得法後繼續精進煉功和理解法。應該怎樣幫助這些新學員？另外，現在是否可以開始在印度做英文大紀元？

一一

師：演神韻沒有問題。英文大紀元如果有條件是可以做，這個媒體是沒有限制的。如果有條件將來中國大陸也會有啊。

一二

作為新學員來講就得多學法，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從大法弟子整體修煉情況看哪，一路走過來得到的經驗也驗證了多學法的重要。人就像容器一樣，法裝多了，特別是這宇宙大法，他就會使人有正念，使人在起正面作用，肯定是這樣。所以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多學法。不要流於煉功形式，要帶領大家多學法，特別是印度學生比較多，要叫學生在不同的環境組織起來學法，這是最好的。

弟子：推廣神韻時如果最後一兩天還剩很多票沒賣出去，這時同修往往有兩種意見，一種是降價，不能讓座位空著。另一種意見是不能降價，要創神韻的品牌。

師：講到這兒，我想這麼說啊，大家知道在國際社會裏有許多商品是名牌商品，往往名牌商品不容易受社會經濟的衝擊，一般情況下經濟不好了它都不受影響。為甚麼哪？因為經濟不好了往往影響的都是社會低層，高層的他有積蓄，對他影響就不大。從另外一個

角度上講，人類社會確確實實是這樣的，高階層的人福份大、根基高。不是絕對的，但是是絕大多數，因為他沒有那個福份他就得不到這些，不像中共邪黨的那一套假理。我們不分貧富面對的眾生都救，不考慮哪一層，高層社會不管也不行的。

再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票的問題。神韻的演出效果已經是世界第一秀，最好的。（鼓學）還不只是在當前，我也查了查歷史的不同時期演出的秀的質量，也是最好的。這是指舞台演出效果，其中包括藝術形式和表現的藝術手法，其實常人的演出是比不了的，這是一群修煉人，出發點是救度眾生，滿台都是神在幫著，常人的演出怎麼能做的到呢？做不到。

那從票值上來講啊，大家知道，在西方社會裏人們是有社會階層的，不管人們怎麼樣對社會階層的不滿，可是它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不同階層的人他就會去不同的商店哪、消費場所呀去消費，這是一定的。這是中國人在邪黨的環境下根本就不了解的。社會高階層的人你叫他到低階層去參與一些事情，他是絕對不會去的。人們都有愛面子、想要表現的心理，所以很多人又都想擠進高層社會。在演出中要找個好劇場，不管是高層的、低層的

大家都願意去看；你要是低階層的區，或者是找一個演低檔秀的劇場演出，這個中高階層的人絕對不會去。不管人們怎麼想，可是這是社會的現實。我們要救人，我們就得看人的情況去救，不是想當然的。

那麼神韻的推票情況我是這樣想的，大家都是講開演前票剩下了怎麼辦，我先從修煉人的角度講，其實各地推票的情況，就是各地學員的修煉情況和配合情況的真實表現，具體表現。（鼓學）不是師父認為神韻重要了就這麼說，不是，真的是修煉狀態的體現。有的地區負責人心胸小，這些學員我相信，咱們做，不叫那些看不上的參與，排斥其他人。有的地區學員之間是有些人心強的，不把協調好放在第一位，互相之間爭論不休，影響了證實法的事，影響了推票的事。有些地區是你拉一些學員、我拉一些學員，他這麼做、她那麼做，根本就不配合。有的地區真的是有心懷不良的人在裏攪和。再有些地區哪，擔心特務知道，捂著、蓋著，弄的學員都不知道怎麼回事，叫人家怎麼配合？（鼓學）偷偷摸摸的好像做甚麼見不得人的事，這本來是堂堂正正的。我都一再說，你不要被形式和邪惡的因素給蒙住了眼，這個時期的歷史是給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你走正了這個

路，甚麼都擋不住，就看你走的正不正。心眼那麼小，那怎麼做？做不了。當然了，安排神韻演出這本身是各地區學員自願做，你們想做就做，你們不想做師父不會非叫你們去做，因為那是大法弟子自願證實法才做的。但是我也看到了一個實際情況，神韻的演出給當地帶來的情況的變化非常大，有那麼多人一下子明白了大法，一下子轉向正面，這個大家平時很難做到的。通過神韻的演出有些人開始接觸大法、修大法，這也是很多見的。

那麼說到這個票的價值，這是世界最好的舞台藝術，神在演，人看演出時病都好了；面對的經濟動盪，不管心情壓力多大，看秀的時候一下子壓力全都沒有了，緩解了，走出去之後困難可能真的變化了，柳暗花明了，（笑）個人或者經濟上好像也發生了變化，（鼓掌）是因為在這個秀中人有了正確的選擇後業消了，轉化成了福份。也有很多人看完演出病好了。那麼大家想一想，這個價值是甚麼價值啊？就演出質量的本身最表面上看，很多觀眾都在說，這個秀值五百塊錢一張票，五百美元。（鼓掌）無論在歐洲、在美國和其它地區，很多觀眾都在說，這個票值五百美元。

當然了，有剩票推不出去是有另外一個原因的，不只是大法弟子自己配合上的問題，

就是很多地方它不知道神韻。不管神韻演的怎麼好，神韻面對的是全世界七十多億人，幾十萬人看演出也只是個零頭。而在西方社會裏，那些藝術團、芭蕾舞團它有百年的歷史了，人們童年時父母就帶他去看了，一直到老他都在看那個秀。那個芭蕾舞團演的甚麼水平，誰在演，演員的情況，具體情況他都知道，所以那個芭蕾舞團一來，那廣告只寫某某芭蕾舞團某年某月演出，就完了，很簡單就行了，觀眾就來了。你們把那廣告做的再好你們都覺的不夠，你們甚至於想廣告做的一下子把這台晚會都反映出來才好。不可能。廣告做的再好他也不一定來看。前年在大紐約地區，上千萬人幾乎每個人看了五遍神韻的廣告，就做到這種成度，可是他還是不來。為甚麼？人們在想：我知道你來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演的東西我喜歡不喜歡、你演的質量怎麼樣。這些觀眾不知道，就是說還沒有那樣的知名度。所以不是廣告的問題，不只是做的力度不夠，是有不了解的因素。

還有一個原因。中國大陸來美國或在世界各地的歌舞演出，演的那些個東西是甚麼？大雜燴。比如它演的舞蹈裏面有芭蕾舞，有中國古典舞動作，有所謂的當代舞、現代舞動作，還有那些個亂七八糟的不規範的東西加在裏面了，這在西方社會裏習慣於正規、分

類清楚的人們怎麼可能接受呢？大陸人不懂，被中共邪黨文化灌輸圈子裏的中國人，包括那些個編導也好、演員也好，他們已經根本不懂得這些了，也不懂正常人的心理狀態。那個邪黨的邪靈明白，它本來目地就是來迫害中國人、破壞中國文化的，它就叫中國人這麼幹。所以表演的東西亂七八糟，創意又低下，所以在國際社會沒有人說它好，這也給神韻的演出造成了一定障礙，人們一聽中國秀就沒好印象。

但是我也看到，神韻在演出中完美的質量能夠真正起到救度眾生、震撼人的作用。隨著神韻不斷的演出，這個影響就會越來越大。實質上神韻的演出對社會的震撼、影響，已經是其任何秀都做不到的了，相當大了，而且都是靠神韻自己實力與當地主辦的大法弟子們共同努力做到的。看完演出的人發自內心的在社會上講，在人傳人、口傳口的傳。很快就會形成一個發酵的反應，很快就會打開局面了。到那時候你們也只寫幾個字就行了，神韻來了，不用做太多廣告了。（鼓掌）

那麼目前剩下的票怎麼辦？沒做好，剩下票了。我的主張就是咱們不降價。（熱烈鼓掌）那麼是不是說救度眾生嘛，多來一個不好嗎？越多越好嗎？不是這樣的，不是你想的

那樣，有些華人學員還不了解國際社會的情況。你真的降了價了，你真的這樣做了，引起的這個後效應非常不好。比如有一次，一個最貴票位中的一個人聽說旁邊的人買了降價票坐在這裏，非常生氣，找到劇場經理大吵。還有一次演出前，學員把三樓的觀眾請到下邊一樓來坐，可是坐在下邊最好座位上的觀眾就不幹了，站起來就找經理退票：你們為甚麼把這些低票價的人安排到這些地方來？他很生氣，他覺的對他是一種羞辱。不管人的想法對和錯，我們這裏不去評論他，我們救人就要按照現實社會狀況做才有效。再有哪，任何一個品牌打出來都得經過一個困難時期，一分錢一分貨，這在西方社會是信譽。當今大陸的中國人做生意就喜歡打快拳，貨來趕快就走，賺點兒是點兒，不講聲譽、不講信義、不講品質。最後呢？啥也都完了。咱們不能這麼做，咱們就要保證質量和咱們在這個社會的聲譽，這對今後救眾生來講是有好處的。我覺的不是降不降價的問題，是大家要把心思用在怎麼樣配合上票就能夠出的多。

弟子：最近發現造成執著心難去的原因竟然是修煉的決心不足和意志不堅定，走到最

後問題顯的突出。

師：知道就好，就是開始提高了。我們能夠知道自己的不足啊，那就趕快趕上。現在有些人不知道啊，不敢去面對自己的修煉狀態，不敢去看自己的不足，那修的是甚麼呢？

弟子：日本的一些協調人在做事方法上比較強制，聽不得意見，從而使一部份弟子產生對立，很多弟子處於消沉狀態。弟子認為我們不能對學會失去希望、停留在表面上對錯的爭執中。要通過講法理的交流，最終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要用純正的出發點寬容對方的不足。

師：修煉不能向外修，不聽自己的意見你就消極了？給誰修的呢？你們知道在中國大陸邪惡因素指使下惡警怎麼樣迫害大法弟子的？那麼迫害都沒有消極，都沒有沉溺，這點事就消極了？（鼓掌）自己主動講真相，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要把心用到負責人身上。

是有些新學員，學法不深，受到影響，那反過來我就要說負責人了。在做事上，看看

師父咋做的，你們學一學。敞開修煉人的博大胸懷你們才能帶領更多的人，才能救了人。有些事情大家必須得聽佛學會的指揮，統一行動去做。有些事情佛學會要放開手叫大家自己去。但是在意見不能夠統一的時候，佛學會就要告訴大家，就這麼去做，一旦決定了那麼大家就這麼做，都得配合。（鼓掌）不能夠因為意見不統一影響了做事。真能相互諒解又有提高，那太好了，就是應該這樣，但是有的時候往往沒那麼多時間等大家都順氣了再去做，所以有的時候必須聽佛學會的統一決定。聽懂了？（熱烈鼓掌）

弟子：我父親是個老學員而且在國外，卻不敢走出來。我不知道怎麼辦好。

師：不爭氣呀。（笑）一個是他自己能夠明白了最好，修煉嘛。一個是外因條件起作用，幫幫他。邪惡不會哪天告訴他我不迫害你了，你願修就修吧。其實就是怕心。「放下生死」都會說，只是壓力大點就不行了，不要當下士聞道啊。

弟子：請您坐著。

師：好幾個條子叫我坐著，我想站一站。（眾笑，鼓掌）好長時間沒跟大家見面了，我想看清你們，你們也想看清我。（熱烈鼓掌）

弟子：我有一個孩子，去年看神韻很感動，流淚。今年又看神韻，音樂一響起，大幕還沒拉開他就開始默默的哭，他說這一景象又出現了，天上就是這樣。這孩子和大法有緣，很相信大法、相信師父，但有時候又有疑問，這是不是干擾？

師：我過去講法中講到過，你們其實學學法都明白，人就是善惡兩面都有的，三界之內一切物質與生物都是由善惡兩種因素同時構造成的，兩方面都能起作用。人由善來主導行為就是善，由惡來主導行為就是不善，修煉中善多就會有相應狀態，善少時愚見就會表現出來，就看哪方面起作用了。修煉就是把那個不善的、負面的東西修掉，完全修成正面的，這就是得善果。你不要覺的，噢，這孩子這麼好，他就應該像神一樣，總應該是這麼正的，不是的，人就是人，能看到神，也是人，只是人的狀態不同。

三一

弟子：我母親修煉十多年，不久前離世。她在修煉、生活上都曾給我許多幫助，我卻沒能幫她闖過生死關。

師：別有甚麼過多的想法，想多了又成了執著。好好修吧，自己修好了才能幫助眾生。其實大法弟子離世都有善果，不用擔心。

三二

弟子：為甚麼從大陸投稿明慧的文章似乎有一種黨文化的因素？

師：從大陸來的文章很多都是用黨文化那種方式說話。他們不會別的，他就是在那種環境中學的文化。但是修改完了之後裏面真正的東西還是可用的，不要受這個影響。

弟子：怎樣理解從大陸來的學員的思維狀態和行為？

師：多站在他們的角度理解一下吧，都是修煉人，根本上是一樣的。三件事都在做，都是我的弟子，這就足以配合好了。慢慢的他們自己也會察覺，這一點你們要清楚，不要因為這個相互排斥。

弟子：是否要引導小弟子學舞蹈、藝術體操、音樂？

師：你們覺的飛天學院的這幫孩子都很可愛，很有福份，在台上表演的很好，你們都想要小孩上飛天學校、將來上神韻是嗎？但是不會有那麼多人都上神韻。而且飛天的要求條件很高，飛天培養學生要加入神韻的。神韻是一流的，要求越來越高，身體條件都是按照專業招生標準要求的，舞蹈學生要修長的、細骨架的、腿長的、軟度好、彈跳高這種孩子。男孩女孩都是這樣的標準要求，所以胖的或寬骨架的或者是個頭不夠高的那就不行。學音樂樂感、節奏感要好，但是神韻要的是成手。

大法弟子很多項目啦，做其它的也行。真的有這個條件的，你不說他們也不錯過。不夠這個條件的別硬使勁。

弟子：面對每次活動項目，因為能分擔文宣、美編工作的同修很少，很多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趕在趕做，與常人工作、家庭方方面面有衝擊、有矛盾，（師：是啊。）擠不出時間來學法修煉。

三三

師：其實我們大法弟子都面對這樣的情況，都有家庭，都需要照顧家，同時又要修煉，還要證實法，都是這樣的。安排好。當然往往有一些特殊情況，別人不會，只有你一個人，那就儘量的多找些人學吧。

三四

弟子：我不知道自己的誓約。有學員說做這個、做那個，我不能都做。如何確切知道自己的路、自己的誓約？

師：我沒有告訴誰說，你應該做這個、你應該做那個。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手。你覺的你在哪方面有特長，或者是你喜歡做哪個，你就紮紮實實的去做好那件事情。只要它能夠救度眾生，能夠在救度眾生中起作用，你就去做，那就是了。不會你在那個誓約中當初都寫了具體要下來做記者或者做演員。（眾笑）

弟子：能否請師父講一下目前的正法環境？

師：在中國大陸和國際社會的環境是不同的。國際社會面臨的問題，面臨的環境就是

這樣的。大法弟子要符合這個環境修煉，符合這個環境去證實法、救人。目前中國大陸一些地區邪惡很瘋狂，在那個環境下講真相就得儘量的注意安全。講真相和個人修煉是容在一起的，心態不對，正念不足，就會出問題，因為自己的修煉是根本，而且低層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亂鬼、邪惡是不叫眾生得救的。

弟子：很多項目需要大法弟子去參與，也有很多弟子還沒有意識到大法弟子媒體的前景。

師：是，我知道，特別是做英文大紀元和其它文種大紀元或者是其它媒體的，人手就特別的缺，往往有很多事情做的很艱難。我想項目的總體配合是不是真的到位了？是不是還存在不足？如果真的做的好了，也能發揮作用了，就會改變環境，甚至由於媒體的影響使社會更多人來看媒體、了解真相、找尋大法。真的能做到那一點，人手就會夠用，就會不斷的有新人、有能力的人走進來。其實那一步邁不出去的時候，看一看是不是哪方面不足造成那一步邁不出來，從而造成了困難。你們真的是做好了，那情況就變，就會改善，

三五

真的是這樣。當然原因也不全在這，畢竟邪惡的因素在給你們製造麻煩，它們覺的你們在苦中修、在難中修、在艱苦的環境下修，你們才有威德，所以就干擾。目前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三六

弟子：師父講法和經文中的署名、日期和括號中的「鼓掌」、「師笑」等內容，在集體學法時是否應該讀出來？

師：（笑）不用。署名、日期、逗點、括號，都不用讀啊，（笑）（眾笑）只讀法，讀法的内容就行了。大陸學員中有一種情況，學法中遇到師父的名字，有人說不能讀，改讀「師父」、「師尊」。讀法就是讀法，不能改動。

弟子：在韓國的大陸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啊。

弟子：媒體的管理層如何聽取職工的意見？特別是跟自己意見相左的學員？悉尼大紀元協調人情願去國外、去外圍找新人進來，但是並不珍惜原有的在裏面長期工作的學員。

師：是啊，我們往往都是這樣啊，互相配合不好，配合不好就找別人做，再配合不好我就再找別人做，再配合不好再找，最後這個大紀元就成了一個大煉功點了。（眾笑）

但是說到這兒哪，我也說說有些學員把眼睛盯在管理層上。如果你在工作單位裏，你敢把眼睛盯在你的上司那兒嗎？你能嗎？不能。為甚麼在證實法中、在修自己時卻反而把眼睛盯在外邊？而且師父告訴你們，修要修自己，要向內去修、向內去找。大家都能做到這一點，甚麼問題都能解決了，這就是大家互相配合的最好辦法、法寶，為甚麼不這樣做呢？管理的人有責任，配合的人有責任，都有責任。大家想一想，我們總是講別人不配合呀，有的人總是講管理的人員有問題呀，都是在向外邊找、向外邊修，在想別人。我們為甚麼就不找找自己，真的做好了、你真的做正了的時候別人怎麼看你嗎？那麼負責人急於做事，怎麼就不去想自己哪裏做的不夠好、叫學員不愛聽你的話呢？所以一定要想啊，那是修煉哪，那就是修煉哪！

弟子：大陸有一些老學員相信了所謂的「全法」和「第十講」。

師：這都是流氓特務搞出來的。沒有甚麼「全法」，也沒有甚麼「十講」這些亂鬼的東西。是不是還有甚麼「腳法」之類的？（笑）就是邪靈利用特務腦子搞出來的東西，就是要亂那些個它們認為不精進的，亂那些個喜歡聽小道消息的，亂那些喜歡標新立異的、喜歡顯示的，就是亂這些人。那些實修的它一個都亂不了。

弟子：是不是國內看神韻晚會的光碟和在海外看現場演出一樣都可以得救？

師：只要能認清邪惡、明白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就可以，但是無論怎麼樣，看光碟還是達不到現場的效果。有的人說我們能不能放大場的大屏幕的，叫更多的人來像看神韻一樣？不行，在國際社會絕對不要這樣做，會使人失去得救的機會，人真的要有機緣看神韻現場演出就不會那麼震撼了，他甚至覺的都一樣就不看了，所以你們不要這樣做。看現場效果，神直接就在這兒，看光碟就沒有那麼大的力量，而且放映的環境也可能對人都會有干擾。在中國大陸不一樣，看不到神韻，可以看光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國際

社會上就不要這樣做。

弟子：媒體的骨幹常常離開去參與其它項目，使工作的質量無法保證，如何更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師：是，幹的挺好的一下子又跑到其它項目去了，就造成了人手一下子突然間短缺。有些學員心情一不順了，就不考慮別人咋樣了，也不考慮對證實法做的這件事情的影響了，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了。我是看到了這些學員了，神也不佩服。但是哪，其它項目確實需要人，你要是有時間幫著做，很多大法弟子都是身兼多職的在做，那應該是沒問題的。說來說去呀，都是我們協調的問題，也是修煉問題。

弟子：能不能請師父講講「九大賽」。

師：新唐人辦的「九大賽」，這件事情已經做了兩年，做的有聲有色，已經起到了轟動效應。其實「九大賽」都是傳統文化、神傳文化、真正人的文化，也是正在丟失的東

西。長遠看是給未來人留下這些東西，它的現在意義是，表面形式上起的作用是烘托新唐人電視台，給新唐人電視台增加觀眾，實質上是在講真相救眾生中發揮更大作用。「九大賽」辦完了就不要再丟烘烘這件事了，就停；再搞連續的展覽，搞向全世界，那就是在宣傳常人的東西了，因為本來多數都是常人的東西嘛。這個比賽的本身是烘托電視台，節目搞的豐富一些，使它的知名度提高。再有，九大賽的意義是，賽的是傳統文化的東西，對未來人、對人找回傳統，都有好處。

弟子：今年的聲樂大賽只有美聲唱法，沒有民族唱法，是否民族唱法是不被肯定的、或者不留下來的？

師：我以前講過，各種唱法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每一個民族都對應著不同的天體文化，也許那些東西說不定就是那個天體體系文化的特點，所以咱們不否定任何一個唱法，除非那些在社會上起不良作用、不好的東西，那些東西我是不會肯定的。但是面對的選擇太多，咱們不能把所有的東西都拿來用，所以現在是有考慮而選擇的用。對於未來的人類

社會還要留下甚麼，那是將來的人的事，甚麼好就留甚麼。今年沒有民族唱法，只有美聲唱法，這種唱法各民族都實用。

弟子：我想問的是，像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等，也要像常人公司那樣管理嗎？

師：我能夠說那麼具體。我現在說信息中心應該怎麼管理，回頭你們會說師父說了，信息中心必須這麼管理，師父說了咱們誰不做也不行。我能夠具體這樣去講。你們有能力的、有條件的可以這樣做，沒有能力、沒有條件的還得緩著來。我就覺的大紀元哪、新唐人哪，像這樣的媒體呀，勢在必行。

弟子：長春大法弟子讓我代問師父，他說發現周圍很多同修做證實法的事非常積極，但長期不能學好法和煉好功，他覺的這個問題嚴重。我本人一段時間內也是這樣。那麼做證實法的項目也不神聖、也難達到效果，同修之間的矛盾也都是因為不能學好法，所以做不到向內找、配合不好。

四一

師：是這樣，我也有同感。希望不只是長春大法弟子，中國大陸所有地區的大法弟子，都能把三件事同時做好，才是真正完成好你應該做的事了，才是大法弟子在精進。

四二

弟子：東南亞受到很大的干擾，是不是大法弟子講真相做的不夠？

師：雖然這個歷史是留給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但是哪，環境是複雜的，邪惡的因素在起作用。就是這麼難。但是你們只要做好，正念足，能夠協調好，情況就會改變。你們不能做到這一點，心裏有怕心，或者是人心太多，你們就可能做不好。做不好，邪惡的因素表現的就更猖獗，負面的因素就佔上風，眼前看到的都是干擾、都是困難。大法弟子啊，你們分布的範圍很大，（做手勢）已經在這個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變化就能使你周圍的環境發生變化。你們這個地區人的狀態就是你講真相做的成度。環境是人心造成的，環境不好那是你們讓它這樣的。當然了，你說我像神一樣，如果你不理智，那又是自我干擾。必須得是理智的、堂堂正正的、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該幹啥。

弟子：俄國弟子問師父好。

師：謝謝大家。（鼓掌）

弟子：我們努力講真相了，但情況沒有好轉很多。如何才能俄國上演神韻？

師：政治因素是帶來很大困難。不要著急。如果大法弟子真的做的好還是不行，那就再等等看。舊勢力邪惡因素看中共邪黨不行了，如果在它邊境北邊也有個像美國一樣的對它，邪惡就沒心思迫害大法弟子了。有的特殊情況不一定是大法弟子沒做好，總體形勢上是面臨這樣的問題，這方面等等看。但是講真相救人的事，大法弟子該怎麼做還怎麼做。

弟子：我們做廣告有時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有的客戶也聽了我們講真相，了解大法，但廣告做了一段時間沒甚麼效果就把廣告停了。這是由於弟子沒做好，還是客戶做完了他應該為大法做的事離開了？

師：講了真相，不等於就改變了，得在講真相中打開人的錯誤認識，了解中共邪惡的

目地。講真相沒到位，廣告又沒有效果，那當然客戶就不幹了。但是如果簽了合同的話那就得履行合同。沒履行合同的損失，那就是誰造成的損失誰負責。如果是沒有經濟因素在裏面，那他們想做不想做的，這些事就看情況了。沒有甚麼客戶應該不應該為大法做甚麼，只是救眾生，沒有眾生必須為你們做甚麼。那至於說做好沒做好，這些事情其實也不用師父說，你們找找哪個地方不對頭，就知道了。

弟子：如何更好的向巴西二十萬中國人講真相？

師：大法弟子嘛，就儘量去做吧，講真相是你的責任。如果你說面對這麼多人要救，怎麼講的過來？儘量的做，能做多少做多少。大法弟子做好該做的，情況會變的。

弟子：有很多新學員想參與項目，但由於怕老學員的批評而不敢講。也有的老學員把參加活動當成修煉，拉著新學員到處參加活動。

師：那就是老學員有問題了。新學員畢竟是新學員，我們不是講救度眾生嗎？新學員

剛剛走進來，真的需要幫助，帶著他們多學法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對於那些人很多的社區活動，又不能直接講真相（如一些不是華人居住區的遊行活動等），不要再做了，實質意義不大，效果也不好。

弟子：神韻若由常人來包秀，而不是大法弟子主導或推票，那麼來神韻的觀眾是否也一樣被救度？

師：是一樣，誰看神韻誰得救，誰做都一樣。

弟子：有些學員幾乎每年都回大陸，這些人可以擔任重要項目嗎？

師：我看還是別擔任。說不定哪天邪黨惡警把他抓去，怕心一上來又甚麼都說。

（笑）唉。

弟子：神韻何時能去大陸演出？

四五

師：我也是這麼想，（鼓掌）但是一定會去！（熱烈鼓掌，歡呼）

四六

弟子：很多弟子知道做事不是修煉，但還是把在媒體做事是否有成就看的很重。作為個人修煉，怎麼才能既保持純淨心態，又發揮大法弟子作用？

師：正念要足點，知道自己做這件事情是在救人。作為修煉人，做事的出發點是神聖的，但過程中不正確的做法，會給這件事、給修煉帶來干擾和蒙上陰影。

弟子：當前經濟危機，是否由人類道德大滑坡，尤其是當權者道德大滑坡造成的？

師：世界經濟怎麼樣，咱們不要管它。今天誰掌權了，哪塊出了甚麼事了，這與我們修煉沒有甚麼關係。咱們就只管救人，救人。人類社會的正常安排肯定是根據人的福份去安排的，根據人的業力大小安排的。

弟子：遼寧東港、新疆、山東高密、甘肅蘭州、青島、北京玉淵潭、陝西、上海楊浦

區、上海、北京昌平、山東濰坊、重慶、深圳、遼寧葫蘆島、瀋陽、河北承德、雲南昆明、河北石家莊、山東煙台、濟南、黑龍江、江蘇連雲港、浙江大學、山東冠縣、安徽合肥、江門、貴州貴陽、西安、廣州市衛生局、遼寧朝陽、武穴、湖北黃岡、涿水、麻城市、撫順、山西大同、河南鶴壁、山東威海、齊齊哈爾、富陽、天津、甘肅金昌、長春、河北邯鄲、潮汕、徐州、泰安，全體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熱烈鼓掌）

弟子：明慧學校大法弟子向慈悲偉大的師尊問好。美國國土安全部將中文教育經費給了中共海外滲透的機構，我們參與的正常中文學校組織反而沒有得到經費。有學員認為應該藉此機會向政府講真相、揭露邪惡，而有學員認為這不是直接迫害，不要去管。

師：被迫害中可以告訴世人中共邪黨在國際社會上幹的這些事，但是不要太多的心思放在這兒。救度眾生是第一位的，就是多救人、多救人。如果有條件、有機會，可以把這些邪惡的因素揭露出來。其實有時候我也在想，這個中共邪黨馬上就玩完了，它費盡心機

騙取來的那些事留給誰呢？還說不定留給誰哪。

弟子：師父能否對大陸監獄中的大法弟子講幾句？在獄中如何才能做好、加強正念？

師：那裏是邪惡最後盤踞的黑窩，大法弟子每個人面對的情況都不同，無論如何別丟失自己的正念，到甚麼時候都不能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把法放在第一位就能夠保持他們的正念，就能夠抵擋邪惡，面對邪惡就知道怎麼做。但是哪，情況是複雜的，狀態不同，有的真的會失去生命，有的被迫害很嚴重。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每個人在歷史上的情況，還有舊勢力在大法弟子被欺騙的情況下的安排，所以這些都構成了很複雜的情況。不管怎麼樣，反正是只要心中裝著大法，就能走過來，即使失去生命也一定會歸位，即使一時糊塗，最後也能走過來。

弟子：我們地區有個煉功點，來的主要是美國黑人，有的已經來了八年多了，但只練功，書也許看了一兩遍。新來的也是一樣。請問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們？

師：就是幫助他們學法，講清學法的重要性。

弟子：歐洲合唱團是否應該繼續以合唱形式講真相、救度世人？

師：我有時候在想，你們在那唱歌，真的能夠起到像神韻一樣的作用，能把人救了嗎？其實很難做到。這個合唱團要不能夠在救度眾生中起實效作用，那就沒那麼大的意義。因為你們練習也好，大家在一起合唱也好，就是人力資源的消耗。如果你們真的能起到那麼大的作用，救度眾生，不能保證多，有一些人被救度了，你們就做。千萬不要執著合唱隊本身。

弟子：天梯書店多倫多分店開業快一年了，來書店了解真相、學法的人漸漸多起來了，但書店經營還不很理想。請問書店經營是否像其它媒體一樣要跑市場、做廣告？

師：這個事也問我，（眾笑）經營上的事就經營管理，沒錯。做不好邪惡就會干擾，

就會有困難。眼下就是這麼一種情況。甚麼事情想做就把它做好。

弟子：法拉盛的邪惡之徒，上週當著美國聯邦司法部調查員的面試圖搶學員手裏的攝像機。我們準備起訴那些邪惡之徒。美國警察只是算他們「試圖搶劫罪」。

師：是「試圖搶劫」，因為沒搶去嘛，（笑）那當警察肯定得這麼說啊，不能說沒搶去說搶去了。真搶去了起訴是可以的。

弟子：我們想向聯邦政府說明，這些暴徒長期以來一直針對我們的信仰挑釁、威脅。

師：這還不只是信仰問題，是中共邪黨在背後幹的嘛。這一點其實你不說他們都知道，連那警察都知道。我就想一個問題呀，法拉盛學員，走在前面的學員，想頂住邪惡，出發點是好的，真的是好的，這一點我是肯定你們的。但是，是不是方法上太急了點？冷靜的思考，心再大一些，咱們真的把所有的人都當成要救度的眾生去救度，看看他沒有

變化？那個邪惡在法拉盛的出現、控制人幹壞事，絕不是偶然的，肯定是針對學員有漏的地方來的。對於人的一面不要一味的向前頂著幹，不是壓倒他們，是救度他們。慈悲的做，冷靜的做，看看這件事情有甚麼效果。

弟子：承擔神韻報導的記者，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各媒體之間和記者之間的資源共享很困難，很難做到，由此而產生一些搶名額的問題。

師：是這樣。搶名額倒不是甚麼搶名額了，有的時候啊，觀眾來的不多，記者滿場都是，很嚇人。這是演出啊，你們從來沒想過觀眾怎麼看你們嗎？有些學員還喜歡招搖，揸個相機，「夸夸」照個沒完，左一個右一個，把人照煩了。這不止是素質問題，是修煉問題，沒把救度眾生這事放在第一位。報導是好事，想烘托這件事情，但是記者多了真的起反作用。劇場也受不了。所以這個名額不限制還真不行。

五一

弟子：北京航天系統所有大法弟子、北京甘家口、展覽路、阜成門外、北京海淀雙秀煉功點、湖南長沙、廣州、武漢東湖地區、洪山地區、中科院、社科院、珠海、南昌洪都公園、湖南耒陽、郴州、衡南、西寧、廣西柳州、哈爾濱、河北東光縣、阜城縣、成都、遼寧本溪、瀋陽二零四地區、長青地區、浙江寧波、海南東方、河南信陽、廣東江門地區、大連東北財經大學、江蘇全體大法弟子向師父問好。

師：謝謝大家。（鼓掌）

五二

弟子：在神韻，（師：哎呀，我們不是開神韻會呀，大家怎麼都提這個？）推票中弟子悟到，神韻晚會是救度，大法弟子有修煉的因素在其中，應以講真相為主。但有些同修認為應該打主流媒體廣告為主。

師：推票就是推票，有問題時才講真相，演出中就在救人。打主流媒體廣告也好，小媒體廣告也好，都沒錯。至於說廣告怎麼做，就根據你們有些地區的具體情況去做。有的

說發傳單就行了，有的說在哪個地方守著賣票就行了，有的地方得去做廣告。你們怎麼做都行。有的地區沒怎麼做廣告，學員互相配合著，幾個商店就把票都賣了。就是根據你們不同地區的情況去做。

弟子：我們做媒體的需要集體學法，但是人員分散在全世界，通過網絡集體學法是不是合適？

師：這個你們可以嘗試。但是我就想了，大法弟子無論在哪裏，包括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做媒體的學員，都不要脫離當地佛學會，最好不要脫離當地的煉功點，都要和當地的大法弟子在一起學法。

弟子：邪黨政權垮了，大陸民眾還有機會在寬鬆的環境下認識大法、被救度嗎？我們怎麼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五三

師：等邪惡真垮了，法正人間時有法正人間的狀態，不是這個狀態了，完全變了。那事咱先別管它，咱們眼下就是根據現在的情況做，根據現在的情況去救人。

五四

弟子：如何區別您的點化和舊勢力的干擾？

師：師父和有些正神會點化你，這一點是肯定的。但是往往對你來講，都是為去你們的執著或者避開危險，是為了你的修煉。邪惡因素的干擾往往都是順著你的執著、你的歡喜心、喜好心、各種人心假點化，完了你會更高興、更執著，走入歧途，還說是師父叫做的，往往是這樣。其實呢，怎麼分辨？有的人說我就是靠托夢修煉，我說那是胡扯。（眾笑）執著夢中點化不是修煉、是入邪道。大法弟子就是守著大法這部書，以法為準。你在夢境中也好，你在其它環境中也好，你都得用法去衡量對與錯，才能不被干擾。我沒有留給你們這種修法：你們都不用修了，法身告訴怎麼做怎麼做。我不承認這是修煉。大法弟子不會人人在我身邊，我告訴你們的是「以法為師」，有這部法你們就知道怎麼修。

弟子：師尊對澳洲學員講法後澳洲情況有所改善，但沒過多久又有些回到老樣子，中西方學員還是不溝通，很多學員遇到問題時嘴上講「我們應該多學法」或者是「我們要放下執著」，但是不真正向內找。

師：人心總是在。要是通過師父一次講法他們那些執著都沒了，那我就情願天天給你們講了。其實法也在那兒，就是你怎麼樣去遵照。修煉是有過程，慢慢的去，可是總得看看這個時間。得抓抓緊了，真得抓抓緊了。說佛學會又走回老路上去了、封閉起來了。是不是這樣呢？我看看。但是不管怎麼樣，佛學會做的好與不好，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你們是在修自己，你們自己要做好。師父沒有把希望，整個澳洲的希望，寄託在某個人身上或者佛學會身上，我寄託在你們所有大法弟子每個人怎麼修好上。你們是那裏眾生得救的希望，你們是證實法的大法弟子，你們是助師正法。不是只有佛學會助師正法，不是只有負責人助師正法。如果你們執著把眼睛盯在佛學會，也是不對。佛學會真有問題我會處理，但不是為了你的執著而做的。

五五

弟子：我們會見證最後的大審判嗎？

師：不要師父說甚麼，就執著甚麼。（眾笑）別管它，做好自己該做的。

五六

弟子：有的學員在積極的做大法項目中的事，也在修心性，卻不願煉功，也不重視發正念。這樣的學員能圓滿嗎？

師：真這樣他其實沒怎麼好好修就是了，注意一下就是了。但是也有不學法只做事的。三件事都要做，要是只做事不學法，那就是常人做大法的事。常人做大法的事不能圓滿，只能積德。積德積福份，來世有福份，就是這個，不能圓滿，那你說這不白做了嗎？修煉人不修能行嗎？心裏裝著法，講真相才能夠使人得救，講出的話才有震撼力。

弟子：弟子講真相時遇到常人說認識某大法弟子，還不如一般常人，說的好，做的真差勁。

師：這些話我也聽過。做的不像大法弟子就是在起舊勢力要的作用，危險哪。但是哪，我希望你們聽到的人也想自己。你們聽懂我說的了？

弟子：我是十二歲的小弟子，因為爸爸的反對，錯過了上飛天學校的機會。我還能有機會嗎？

師：因為你沒有成年，法律規定還得家長管，那你家長不同意還是不行啊。如果你的自然條件夠標準，機會總會有的；如果不夠，也不要執著。

弟子：西方學員學中文應該學簡體字還是繁體字？

師：簡體字、繁體字都不是大問題，學簡體字也行，學繁體字也行，都不是問題，因為學簡體字的人能夠看懂繁體，繁體字的人也能看懂簡體字。人的事是將來，我們現在就是救度眾生的事。但是很多中文簡體字是中共邪黨搞出來的，內涵不好，可是那麼多人，

十幾億人都在用簡體字，這事將來再說。

弟子：「邪惡完了」是不是指邪黨馬上解體？

師：它這個邪黨的因素沒了。我剛才已經講了，維護它們體制的那些人在維護他們的權力。

弟子：當地來了很多特務，我們如何對待他們？

師：每個特務背後都有美國安全與情報或秘密警察在監視著，中共邪黨文化教出來的特務也被邪黨文化矇騙著，他們才是在危險之中。救度眾生，都給機會。但是有些人哪，就是胡攪攪，你說他是特務，他還不是真正的特務，他所行所做的比特務幹的還不好，他覺的自己在幹好事，他就是不想想自己甚麼樣，造成很多學員對他的排斥。

弟子：許多大陸民眾通過退黨熱線向師父問好，他們講的感激師父的話很感動人，特

此轉告師父。

師：你們有機會也代我謝謝他們。（鼓掌）

弟子：西方政府對邪黨的態度越來越軟，弟子感到救度他們的力度還不夠，做的學員太少了。

師：別管這些事，舊勢力是在玩平衡。它不會讓他們誰現在壓倒誰。它覺的考驗大法弟子的邪惡不夠了，它就搞平衡。但是總體形勢上在轉，整個形勢在轉，在向好的方向轉。

弟子：前兩天在聯合國大廈又看見倆個來辦身份的人，其中一個穿黃T恤，一問是向學員借的衣服。

師：哪個學員借的？你們身上穿的衣服代表著大法弟子。那個衣服隨便借給常人去做

不合法的事、去做不該做的事，你是在救度眾生你還是在毀眾生？總是有這些不爭氣的人，（笑）要都能夠做那麼好，你們的魔難就不是今天的這個樣子。

弟子：邪黨的歌大法弟子改了歌詞在唱，歌詞當然是反對中共邪黨的，但是曲調是同一個曲調，聽了還是不舒服。

師：那個東西我看大法弟子不要唱，民眾唱沒問題。

弟子：在對大陸講真相中，有兩種人態度不同：一種人同意「三退」但不認同大法，另一種人認同大法但不肯「三退」。將來淘汰中他們的命運如何？

師：這是根本上沒有改變，是真相沒講清。命運如何就是在這之間劃線的，站在哪一方你就是哪一方的，一點不含糊的。他說認同誰不認同誰，他其實從心裏根本上並沒有轉變。也許當著你面順情說好話，他實質上並沒有轉變，才有這種表現。

弟子：在紐約很多人通過政治庇護接觸了大法，很多同修很反感他們的行為，而出現排斥他們的心態。

師：我在想啊，那些政治庇護之人接觸大法弟子，目的地是不好的，但是咱們畢竟是救度眾生的。慈悲對待他，也許說不定你的言行他會永遠記住，對他還是有影響，也許那就是種下了將來救他的機緣。如果我們對他不好，也許他就失去機緣。不管怎麼樣吧，反正知道咱們是在救人吧。

弟子：常人工作中和變異的藝術接觸，是否能保持正念，像神韻那樣把不正的因素糾正過來？

師：常人的現代的藝術，你去糾正他，他聽你的嗎？咱們也沒有閒心做那些事啊，你們是救人，那些事現在不管。現在這些事情一概不管，法正人間自有法正人間做法。

六一

弟子：廣東珠三角一帶和一些沿海城市的工商企業和外來人口很多，人口密集度很大，但弟子們做的很不足。

師：國內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只能根據當地情況去做，同時要注意安全。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地方的大法弟子都知道自己的責任，修好自己，救度眾生，這就是應該做的。救的人越多越好，因為那是你們肩負的責任。

六二

弟子：我們做電視，某些技術尚未達到專業水平，能找常人合作嗎？

師：你要雇用常人做甚麼某一個項目，應該沒有問題，但是你最好不要和他合搞甚麼公司、合作甚麼甚麼項目，他要被干擾起來就麻煩了，這個例子太多了。你是大法弟子，你做的是神聖的，他是人的事，結合不到一起。如果你是公司老闆你雇他沒問題，他只是雇員，你叫他怎麼做怎麼做。如果你跟他合作，往往都出問題。他要被干擾了，很容易。

弟子：有得法多年的老學員，因為誤在一些心結和執著中而離開了修煉。我們又無法解開他們的心結，為他們惋惜和著急，怎樣幫助他們？

師：細緻點做，看看根本情況是甚麼。真的抱著中共邪黨不放，或者是根本就沒想真修，當初只是湊湊熱鬧，那就算了。但是不管怎麼樣吧，作為大法弟子來講，不管他是甚麼情況，你們就是救度眾生，就應該去做，看到了咱們就去做，實在做不了那就不是你的問題。

弟子：我能參與的項目很多，除神韻外我怎樣判斷哪些與我史前誓約有關？

師：不能去判斷，想多了就是執著。大法弟子該做的你就去做，就對了。

我想哪，不佔用更多的時間了。大家來一次不容易，你們還要繼續開交流會。希望大家通過這個交流會都能夠有所提高，看看別人做的怎麼好、做的怎麼樣，把好的東西帶

回去。能夠在這次法會中真正有所收穫，對大家的修煉有所幫助，你就沒有白來這一趟。每一次法會開銷都不少，我們總體算下來，這些人坐飛機甚至於得幾百萬。真的是費用很大。不要流於形式，不要看個熱鬧，也不要只是來聽聽看師父又講啥了，抱著好奇心。師父告訴你的，要走好最後的路，完成你的使命，我永遠都會這麼講。

最後啊，就希望大家別洩勁。你們不是已經看到曙光了？邪惡也完了，越到最後越應該鼓足精神哪。完成大法弟子該完成的事情，多救度眾生，那就是威德。救的每一個生命背後都有龐大的生命群，了不起。

可能很多人還提了一些條子，會務組還沒拿上來，很多人還想問。其實你們問不問哪，在這部法中都能夠找到答案，多看書。你們在迷中修，看不到那部法是甚麼樣子。當真正看到的時候，那語言也形容不了，無法形容。我過去告訴你們，我說每個字都是層層疊疊的佛、道、神。你們也理解不了說師父把甚麼東西都壓到那部法裏去了，你們現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話。甚麼都能得，就看你用心怎麼樣，就看你們心態怎麼樣。甚

麼都能在那部法中得。修煉是嚴肅的，不能來半點含糊。抱著各種各樣的不純淨的思想去看那部法、那部書，甚麼都看不到，甚麼也得不到。人，很多大法弟子說，在被迫害的很長一段時間，看法好像沒有提高，其實你們那個時候腦子裏裝的都是迫害的事，那心都靜不下來。修煉是嚴肅的，你必須得抱著純淨的狀態，非常坦誠的去學、去修，才能有所提高，才能有所收穫。

最後還是這句話吧，希望大家走好最後的路，不辜負「大法弟子」的稱號。謝謝大家。（長時間熱烈鼓掌）

李洪志

二零零九年華盛頓D C國際法會講法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

二零零九年華盛頓DC國際法會講法

李洪志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八日

大家辛苦了！

剛剛開完紐約法會，和大家見過一次面。這次不想多講，所以來晚了點。（笑）（眾鼓掌）整個正法形勢在往前快速的推進，大法弟子配合救度眾生、證實法所起的作用，都使世上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點大家也看到了，世人也看到了。在九九年「七·二零」開始迫害的初期，有許多人在斷言，說法輪功挺不了幾天。本來有一些人想要支持法輪功，受這種思想影響，也不表態了。特別是「六·四」中共邪黨對學生的鎮壓以後，很多人覺的好像中國沒甚麼希望了，甚至有些人在公開的在講，說不要管法輪功，他們同樣挺不了幾天。不管他們出自於甚麼樣的想法，但是法輪功沒有像他們斷言的那樣。法輪功走過來了，（熱烈鼓掌）而且在沒有外界支持的這種情況下走過來了。（熱烈鼓掌）這一點

六九

哪，也真是叫世人刮目相看了，更顯出大法弟子的了不起，更顯出了法輪功修煉人的不同。現在有些人已經由冷漠變為關注，由看笑話的心態轉為了佩服。

事情還沒到此為止，正法還在往前推進，大法弟子還不斷的在證實法、救度眾生，形勢還在不斷的變化，而且在快速的變化。邪惡的因素在另外的空間裏被大量銷毀的同時，世人就越來越清醒，操控人思想的那些不好的因素越來越少了，這樣就使世人能夠冷靜的思考這場迫害與如何看待大法弟子。其實世人如何看我們，這不是關鍵，也不重要，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被迫害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看世人的態度，我們也沒有把希望寄託在常人對大法能做甚麼，而且也沒有放棄解救世人與眾生。救度世人這件事情只有大法弟子能做，責任重大。迫害最嚴重時都沒有放棄大法弟子的責任，迫害最嚴重時自始至終都把修好自己視為根本，理智的證實著法、救度眾生。

是，迫害一開始的時候，有許多事情做的不足。難免，因為當初很多人都不知道該怎麼做。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迫害、鋪天蓋地的誹謗，而且謠言傳遍了整個世界，法輪功那時候沒有媒體、沒有說話的地方。全世界所有的媒體都轉載著中共媒體的宣傳報導，就等

七〇

於替中共鋪天蓋地的在世界各個角落中迫害法輪功、迫害大法弟子。面對這樣一個形勢，我們沒有被嚇倒。修煉人面對常人的一切本來就不看重。修煉是個人解脫，修的是自己，別人怎麼說是別人的事。只是大法弟子有一個救度眾生的責任，所以才關注眾生的情況，這是和過去修煉不同的。而且這件事情責任也比較重大。面對的眾生，今天世界上的人，又和以往歷史各個時期的生命都不一樣了。看上去都是人，有很多都是高層次來的，是神降生成為人，所以才使要救度的、要做的事情責任更加重大，也更加了不起，那麼這件事情也就勢在必行了。如果不是這樣，這場迫害也不會這樣持久，也不會存在下去，只是一群人個人修煉而已，對舊勢力沒有任何威脅。是宇宙要正法，舊的勢力、不好的因素被觸動了，在常人社會中的迫害只是這個層次的反映。表面看大法弟子在常人社會中的修煉方式與過去不同，又那麼大的人群，起的正面作用是打破了世上正與邪、好與壞的均衡，所以不好的因素會起來，但是也不至於引起這麼大的一場迫害。是舊宇宙的因素安排的，同時其它空間不好的生命在正法中不斷的積沉、往下落，造成了世間的空間場特別不好，使世風日下、人心大變，這世上顯的就更亂了，加大了救度眾生的難度，同時魔的表現就更

大了。面對這樣的情況啊，大法弟子能夠走過來已經不容易，何況還要救度已經被亂的不行了的這些眾生。

開始的時候，是不知道怎麼做，有的不夠冷靜。在壓力面前，大法弟子中各種各樣的修煉狀態也都有，所以就使大法弟子做起事來很難協調。修煉中就是有不精進的和精進的，也有各種人心摻在一起，才使事情變的複雜。我過去講，我說誰都迫害不了這個法，只有大法弟子做不好才會起不好的作用。大家看到了，這場迫害，它對法輪功怎麼樣？無能為力。這場迫害只能助長修煉人的威德，其它它甚麼都不是，甚麼作用都不起，只能在迫害中毀滅它們自己。但是在這場正邪較量中，大法弟子由協調不好，慢慢的走向了能協調，然後再慢慢的走向了更理智。到今天為止，雖然還有許多事情，還有許多地區，存在著協調不好的現象，總體上來看，大法弟子的總體，經過這些年的修煉和證實法，鍛煉的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理智了。從不知道怎麼做漸漸的明白了怎麼做，從不理性慢慢走向理性了。

過去的修煉，它只是個人圓滿的問題，做好做壞是個人問題。現在要救度眾生，就牽

扯了一個互相協調的問題、配合的問題。在協調過程中，就會有人心反映出來。可喜的是哪，不管怎麼樣，主流一直是好的，大家的願望是對的。不管人心怎麼樣起作用、舊勢力安排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大家的出發點是證實法，這一點是誰也動搖不了的，所以證實法的這件事情沒有停滯下來，救度眾生這件事情沒有停滯下來。協調不好就自己做，大面積協調不好就小面積做，能協調好就一起做，不管怎麼樣，你們走過來了，希望大家今後應該更理智的做好你們應該做的。

證實法和個人修煉走到了今天這一步，真的是不容易。大家鍛煉成熟了，實際上這個鍛煉過程，也就是去人心的過程。說起來呢，大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和個人的修煉聯繫著的，決不是孤立的為了某一件事情而做，或者是單一的在做某一件事情。所有的一切都與正法聯繫著，所有一切都與大法弟子的責任聯繫著，所有的一切又與你個人的修煉聯繫著，這都是不可分的。所以你做的甚麼都會反映在你的修煉狀態上。你們互相之間在配合上，心裏不平，激動生氣，那個時候很難想自己、看看自己是甚麼狀態、出發點是甚麼人心。多數是自己的意見不被採納，或者對別人的瞧不起，這兩種心的反映是最強烈的。我

看到了現在還有這些現象存在。但是不管怎麼樣，修煉嘛，希望大家能夠鍛煉的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理智，越來越能夠像個修煉人做事。

過去我是說過，正法的時間不會太長了、很短。我多希望你們很快就成熟起來、很快就理智起來，使這件事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結束了。如果大法弟子都不理智、都不成熟起來，老是在用人心做事，表現的那麼強烈，那這件事情怎麼完哪？怎麼能說大法弟子修煉好了？

再有哪，救度眾生這件事情，有一些人就是很難抓緊，現在做事的大法弟子就是這些人在做。有一些人不出來，不重視，把救度眾生這件事情看的沒有那麼重要。其實，你作為大法弟子的責任全在那裏了。救度眾生這件事情不做，你就沒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責任，你的修煉就等於零，因為叫你當大法弟子不是為了你個人圓滿，是身負重大使命的。

我希望越往後大家應該越像大法弟子的樣子，配合的越好。做事想別人，遇到矛盾想自己，這話可能大家都會說，也都明白，可是到了關鍵時候就不去想了。每次法會上我也都在重複這些話，都在囑咐大家。如果你們都能做到這一點，你們內部沒有矛盾。如果都

能做到這一點，甚麼事情都可以解決，而且你們會配合的很好。

至於說從中國大陸出來對國際社會的不了解，單就這一方面，我想，時間很短你們就會明白，就會容入到這個社會裏來。這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心太多。當然說到人心，在證實法、救度眾生、修煉這方面正念要強，平時的生活、在這社會中的表現可不能超常。你說我們就應該像神一樣生活，走在街上也不一樣了，平時的舉止也不一樣了，那又走了另外一個極端。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會的狀態修煉，這也是我講的。所以要理智的修，堂堂正正的修。這些關係我想大家都不難擺，時間長了也都知道怎麼回事了。那些不太理智的也不太多了。

不管怎麼樣，是凡在大法弟子這個環境中表現失常的——不太理性；神神叨叨；有的專找不精進、人心多的不像修煉人的在一起，起負作用；有的還有和那些特務接觸的；有的哪，還有不理智的專在學員中搗亂的。我真為這些人的將來擔心。但是我在想，一旦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就不想自己的修煉情況了，只想這個人有多麼不好、他是個甚麼人，可是那個時候就沒有想一想，為甚麼在大法弟子中會有這樣的人、會發生這種事情呢？他

是不是針對某些人來的呢？針對某些人心來的呢？一定是的。修煉中沒有任何無緣無故的事情。在我們這裏出現的不正確的狀態和不好的人的行為的時候，那就是針對人心來的。我們不承認舊勢力的安排，沒做好就會被鑽空子，也許在這方面需要這樣去針對，才出現的。一旦這種事出現，大家都著急：為甚麼給大法弟子丟臉哪、出現這些人哪？可是大家都沒有想一想：我們自己是不是在哪方面做的不對了？其實自己真的明白了、做正了，這些人、這些表現就沒有了，因為不會在大法弟子中出現任何無緣無故的事情，也是不允許的，誰也不敢。你別看邪惡它怎麼邪惡，它不敢這樣做的。舊勢力的因素它敢於在大法弟子中起這個作用，就是因為你有這樣的人心，需要這樣人的出現。在這方面大家一定要清醒。

很多事情以前我不想講，我也不能講。講出來那個難就變的更大，就變的更麻煩，因為舊的因素它們覺的你把這個事情給捅破了，那些人心去不了了。它們甚至於會使這些人因此而走向反面，出現更大的麻煩。所以就得你們自己走過來，因為法傳給你們了，大家也都在修，甚麼都能夠在修煉中解決，就是你用不用心去修。真的用心去修，甚麼都能解

決。

我剛才說的這些呢，也就是要告訴大家，無論在大法弟子內部出現甚麼問題，一定是針對某些人或者是某群人的心來的，一定是這樣的。這個舊勢力也不敢破壞了正法，因為正法這件事情破壞了宇宙也就不存在了。大法弟子在助師正法，這件事情也舉足輕重，誰也不敢真去破壞。舊勢力是想要按照它們所要的來做這件事情。在你們修煉中，人心怎麼去呢？師父有師父的做法，它們有它們的做法。但是不管怎麼樣，不叫它們鑽空子，修煉中要多看自己。無論出現甚麼問題，首先想想自己，想想做事時的群體，可能就會找到問題的根源。

修煉人嘛，向內找這是一個法寶。過去和尚和一些修煉人講，說「佛在心中」，要向內心修，他其實說的都是這個意思。實際上是這樣。人類社會幾乎在這個宇宙的中心，在大小物質的中間。往外看，其大無外，大的簡直無邊無際，我過去給大家講過這個宇宙有多大、不斷的在講，最後我不讲了，沒法讲了，因為人的語言也道斷了、人的思想也容納不了。只有用神的思維才能理解。那麼，往內看哪，這個宇宙也大到那種成度。我記的以

前有個甚麼電影，一滴水掉下來了，然後把這一滴水放大，放、放、放，放的很大，就變成很多的水分子。然後，針對一個水分子再放大，發現這個水分子是由許許多多粒子構成的，而這些粒子的組成就像宇宙的星球一樣。然後，再對著一個星球放大，就看它那個組成水分子那個粒子，上面有世界、有城市、有山、有海洋。然後，再把那個世界裏邊下的雨的一滴水再放大，還是廣大的宇宙。就這樣無邊無際的，沒完沒了。當然作者本人他能就是在科學上的一種想法，但是這個思想絕不是人自己能想出來的。就說這個例子吧，其實真實情況比他想像的還要複雜、還要大。那個粒子微觀到甚麼成度，簡直無法想像。一粒沙裏是無邊無際無數的廣大的空間、無邊無際無量的眾生。道家講宇宙是大宇宙，人身體是小宇宙，何止？人體和外邊對比著像是有這樣一個大小，其實還不是這個概念。無論向外向內，都是無量無際的。物質微觀的成度，構成人思想本源的因素，一切事物的起因，一切表象的最本源，將來你們自己看吧，太複雜了不好講。（笑）

我剛才講，修煉要向內修。不只是這些，大法弟子在世界上，在不同的地區，都覆蓋了相當大的面。就是說，你在這個世界上，看上去你是個修煉的人，你的場能影響你周圍

的環境，這是用淺白的語言講。其實整個世界啊，已經被大法弟子每人承包了一份，表現在這個地球上，而地球上的人又對應著宇宙。他如果是來得法的，他就是那個體系眾生的代表，他背後有著龐大的體系。而那個體系又像粒子一樣組成，它又不是到那兒就沒了，而它那個體系在更微觀上還有更微觀的龐大體系。那構成一個神的粒子有多少啊？那所有的那些個粒子又都是巨大的、龐大的體系。再往高還是這樣，重複、重複、重複。那麼在地上就是這個世界中的一個人。大法弟子還不止這樣，每個人已經覆蓋了很大的一個面，其中包括許多人。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穩，會使你周圍的環境也發生變化。你害怕的時候，你發現眾生都不對勁了。你變的神情清朗的時候，心胸寬廣、樂觀的時候，你發現周圍環境也不一樣了。在講真相中、在證實法中、在你們做的事情中發生難度的時候，調整調整自己，用正念來思考問題，可能會相當管用。

隨著正法不斷往前推進啊，這種表現就越來越明顯，因為你的力量越來越大，邪惡的力量越來越消除。在你人心很重時，又有邪惡與不好因素的干擾，就會表現出你強了它就弱，你弱了它就強。隨著正法推進，不好的因素越來越消弱、不成對比的時候，你就表現

的越來越強。將來看吧，那個時候，大法弟子就越來越顯出能力來了，但是到了這一步的時候也就到了最後了，最後的最後了。所以大法弟子在證實法，救度眾生中，自己的態度、思想狀態、做法上，這都非常關鍵，能決定著世上的變化。一個人可以決定著一個範圍，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哪，那麼多的大法弟子，幾千萬人，這個思想一動，可就不是小事了。

當初，大法弟子雖然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修煉的人多了，好人好事層出不窮，各地報紙也不斷在報導大法弟子怎麼表現、怎麼好，電台、廣播、電視台也在報導，這個正面的作用啊，已經湧動負面的因素。三界內就是相生相剋的，人類社會不是神的社會，它是一個善惡同在的社會。就包括一個人的本身也是由善惡兩種因素同時構成的。世上的一切物質因素都是，你吃的五穀雜糧都是這樣，所以構成你的因素也是這個空間的物質。你理性的時候，表現的很善良的時候，你就是佛性，就是善。人在不理智的時候，衝動的時候，發脾氣的時候，甚至於失去理性的時候，那就是魔性，只不過是表現的成度不同而已。所以，你們在救度眾生、在世間這個環境證實法中，眾生也會有這樣的表現。你

們在講真相時，在針對的也是善惡大小不同的人。不管怎麼樣，世間雖然善惡同在，但是人類社會是要用善來維護的。雖然人類沒有正理，但是它有一個普世的、大家都公認的這樣一個由善來維護的狀態，所以在講真相中也應該清醒理性的做。大法弟子在講真相中要使人發生變化、要能救了這個人，你就不能觸動人的負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決問題，才能把那個人救了。

以前我也跟大家講過甚麼是善。有人說你瞅這個人笑一笑、你表現的很和善，就是善了。那只是人表現出來的一種友好狀態。真正的善，是修煉者在修煉過程中、在善修的過程中，已經修成的真善。面對眾生時，因為你有還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份完全表現出來。必須時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個修煉人，讓自己的責任、讓自己的正念來主導，然後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現出來，這就是修煉人和神的不同。這是慈悲，他不是有意的表現，不是人的善惡喜好的表現。不是你對我好我就對你表現善。他是沒有代價的，不計報酬，是完全為了眾生的。所以這個慈悲一出來啊，他的力量無比，甚麼不好的因素都能解體。慈悲越大，那個力量就越大。因為過去人類社會沒有正理，所

以人是不會用善來解決問題的，人從來都是用征伐的手段來解決人的問題，所以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狀態，那就得放下這種心，得用慈悲來解決問題。

其實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這個能量越大，甚麼不好的東西都能解體掉。這是過去釋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煉人也好，都沒有講過的。善的最大表現就是慈悲，他是巨大的能量體現。他能夠使一切不正確的都解體。當然，慈悲的能力隨著層次的增長而增長，所以他也決定於層次的大小。力量決定於層次的果位的高低，這也是肯定的。

剛才我講的這些是告訴大家，當前在講真相、救度眾生中應該做的更好，怎麼樣做的更好。我是圍繞這些講的。上次法會因為給大家解答了一些問題，所以這次沒想多講。講再多也都是在解《轉法輪》，講多了你們自己思考的就少了，所以就不想多講。這幾年我講法的時間不多也是這個原因，總得留給你們自己修，總得留給你們自己走向成熟。師父一直講到最後，也不算你們修。碰到一些大的問題我會出來說。如果沒有甚麼阻礙大法弟子證實法、救度眾生的事，我就不出來講。不是整體上有普遍存在的問題，我就不講。叫

你們走出自己的路，這就是我想的。

我看，我就講這麼多。你們法會還繼續開。這次就是來看看大家。我知道有一些從其它國家來的，不遠萬里啊。來開法會，一個目的地是在法會中能夠取經、取長補短。在修煉中、在證實法這件事情中，路能夠走好，使自己做的更好；再一個哪，很多人也想來見見師父，我知道。（熱烈鼓掌）我也想看看大家，所以就來了。（熱烈鼓掌）好，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大家！（熱烈鼓掌）

李洪志

在新唐人電視討論會上的講法

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

在新唐人電視討論會上的講法

李洪志

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

大家好啊！（眾弟子：師父好！）

大家辛苦了。好長時間沒講法了，好長時間沒和大家見面了。其實我知道，我講的越多、越往前推大家，舊勢力的因素給大法弟子製造的魔難就越多、越重。法也留給大家了，只要按照那部書去修、去學，甚麼都能解決，甚麼都能得，所以這段時間我有意的不再往詳細講。很多東西也真的是靠大家自己去想、去悟了。這就是為甚麼將近一年的時間沒出來跟大家講。

不管怎麼樣吧，正法的進程往前推的速度很快，大家從形勢的變化和時間的變化中都能感受的到，非常的快，快的不可思議。宇宙所展現的對人類來講也是不可思議的。不管怎麼樣，大法弟子修煉的路與我在正法中所做的這一切已經就這樣了，定型了，不會有甚

八七

麼變化了，而且正法的速度非常的快。正法甚至於不用我指揮都飛速的在宇宙最快的速度接近著。從現在的情況看，世上變化也很快，特別是人類社會往下滑的很厲害。目前在中國社會，道德簡直以無法想像的速度在往下滑，而且這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壞到這種成度。在以往的任何一個情況下，任何一個王朝的滅亡，或者是人類的劫難之前，人還沒壞到這一步就完了。如果不是正法，神早就不讓他存在了。特別是中國，那是人類神傳文化的中心，幾千年來它的影響波及到全世界，它的文化對其它空間的影響都很大，以前絕不能讓它敗壞到這種成度，一到這種成度之前神就毀掉它了。目前就是因為有許多大法弟子在修煉中還沒有走完自己的路，在拖延著。實際上我也知道，修煉嘛，就是這麼難。正法這件事本身就是難。人類社會敗壞的現實給世人包括大法弟子帶來的影響太大了。大法弟子在世俗中修煉，又面對這樣一個複雜的情況，人類社會敗壞的一面對人的吸引力太強，怎麼辦？目前不能說這些人不要了，還能有機會挽救他們。這就是造成現在一拖再拖的其中一個原因。

你們誰都不知道今天的世人在歷史上為這件事情的付出。你們也沒有想過他們曾經是

八八

多偉大的一個生命，冒著這麼大的險惡，一頭紮進來，下到這麼險惡的地方來。就這本身都值得你們去救度他們，把他拉出來。危險就危險在這個環境對他們的吸引。大法弟子在這場魔難中就是為了他們、為了眾生多吃了一些苦，但是不管怎麼樣，等待大法弟子的都是最好的。從這個角度上講，那麼作為大法弟子更應該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更應該擔負起這個責任。大家都說「助師正法」、「助師正法」，不管怎麼說，這句話我覺的很有份量，也希望大家能夠做到、儘量做到。我知道很難。雖然你們說是這麼說了，要完全做好更不容易。你們雖然在救度眾生，在承擔這個歷史使命，同時自己也在修，有的時候碰到一些具體問題也會處理不好、協調不好。我說這個歷史的舞台就是給大法弟子留下來證實法、救度眾生的。你們展現的這一切，不管怎麼樣，未來都是輝煌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真的做的再好一些，配合的再好一些，協調的再好一些。

其實你們想一想，有甚麼放不下的？你們在歷史上榮耀過，你們在歷史上輝煌過，也在歷史上承受過巨大的魔難。在等待的漫長的歲月中甚麼都經歷了，就等著今天，按理說也應該在最後走好這個路了。證實法中往往做的好和不好，都是自己造成的。

我剛才講了，我說現在這個歷史就是留給大法弟子的。你別看這個世界上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個階層的人都在忙碌著自己的事情，那是人類的正常生活、生存的必要形式，必須得那樣的。不能說一下子都起來直接為法在做甚麼，那就破了這個迷了。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們存在的本身都是為這個法。看上去一切好像是與大法弟子無關，其實都是有關係的。看上去一切好像是無序的，其實都是有序的。眾生都等著得救，這一點我可以非常明確的告訴大家，大法弟子們不去救他們，不管他們在世界的哪個角落裏，你們不去救他，他們就沒有希望。特別是中國人，大家知道，我過去講過，有許多天上的王、各民族的王、各個歷史時期的王，都轉生到那裏去了；他們承受的是最大的苦難和壓力，因為他們成就的不只是他們自己，他們成就的、承擔的、要付出的是為了他們更多的眾生，所以他才有那麼大的魔難。他們的選擇，是巨大宇宙體系眾生的共同選擇，所以就有那麼大的魔難。你們自己也是，大法弟子嘛，雖然你們的機緣促成了你們能夠有這麼偉大的責任，但是你們在歷史上的付出也是相同的。

說到這兒，我要講一些具體問題了。大法弟子當前為了證實法、救度眾生中，所做的

其它項目的目的地是明確的，但是項目的本身和你們做事的方式要能叫世人理解。被人理解，不是被神理解。人就看表面的東西，人就只能夠從表面理解問題，所以你們在表面的形式一定要符合常人社會的表現行為。不能夠太過，過了人家不理解；做不到哪，那又救不了人。大法弟子不管做哪個項目，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擺不清。不注意你們講的話、做的事就會叫常人看不懂，或者誤認為是搞政治，或者叫常人認為是為了目地而做的，這樣就使大法弟子證實法救度眾生的偉大使命人為的沒做好。其實這些事情說起來大法弟子心裏都非常清楚，但是具體做起來就容易混淆。這個你們也一定要注意，決不能給你們自己製造麻煩。

不要把解體中共邪黨當成是我們的目地。它甚麼也不是，我從來沒拿它當回事。它就是為正法專門製造出來的這麼一個東西。因為它的特性是反宇宙的，整個宇宙的力量都要消除它，所以有專門的舊勢力維護它、保護它、護著它走過一百多年來，叫它積累點經驗，好到最後一步給大法弟子救度眾生時做反面用，給成就大法弟子時當魔難，給你們要救度的眾生當亂世鬼用。就這麼個東西，所以不要把它看的太重，也不要把你們的目地集

中到是為了它，那不值得。你們是為了救度眾生。邪黨幹出的那些事，不都是它能幹得了的，是那些舊宇宙中的勢力因素利用它。當然了，怎麼不利用別的生命哪？因為它就是那麼壞，因為造出的這個東西就是這麼個東西，大法弟子真的專門針對它去做它就垮掉了，舊宇宙的勢力因素會再利用甚麼別的東西來搗亂。中共邪黨就只是為了這麼一件事情而存在，你管它也好、不管也好，反正它是要解體。大法弟子該做的事情做完了它就解體，一定解體，但是在正邪撞擊的過程中，每個生命選擇的位置、人選擇的路、眾生所表現的一切就是眾生未來的去向。就是這麼一個關係。

你們做媒體的可以揭露中共邪黨，那是叫眾生明白後能得救而做的。今天是新唐人全球大法弟子的電視會，大家在座的多數都是搞媒體的，甚至於身兼多職。大法弟子辦媒體，你們得清楚在做甚麼。當然了我不說大家也清楚，但是在具體問題上不要衝動。心裏一不平靜就容易走偏，一到關鍵時候要想到是為救度眾生而做。

幾年來電視台發展到今天很不容易。每當我看到新唐人電視播的節目，就有一種對大法弟子的佩服感。大法弟子真了不起，你們從甚麼也不懂，到能把電視辦的這麼好、有聲

有色。如果世人不是受邪惡當初欺騙，人們都會來看，都會覺的這個電視辦的太好了、太了不起了。因為有干擾、有邪惡的因素控制人，目前很多人還睜著眼睛卻看不到這個偉大。那沒有關係，隨著正法形勢的推進，大法弟子的正念越來越足，一切都在快速改變，新唐人電視台發出的能量很強，收看的電視機都會接收到強大的能量，解體著邪惡的因素。所以從這方面講，電視不但要辦好，而且要辦的越來越正規。大法弟子圓滿了，你們要把它交給法正人間時的人們，成為未來人類的文化，那你們就得把它做好。

說到這兒哪，再講具體一點。要想辦好媒體，你們就得立足於這個社會。常人社會的東西不會神來神去的，而且救人的事，舊勢力的因素也會干擾。當然電視台本身不是大法修煉，直接和大法沒有關係，電視台是大法弟子為了證實法、救度眾生辦的，就是這麼一個關係。它不是大法本身，但是它是大法弟子救度眾生的工具。既然立足於常人社會，和常人社會電視台一樣，那你們在管理上就要按照人類社會正常辦法做。這方面常人社會的企業有許多經驗。經營體制的本身是符合常人社會形式的，所以它才能够在常人社會中立足，才能在常人社會中形成。也就是說，人的這種行為符合了這一層的理，那你們也應該

儘量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這種形式來辦自己的電視台。要想辦好，那你們還真得想想辦法正規管理，走上良性循環，考慮考慮經營的問題。

其實常人社會的電視台，它首要的目的地是為了賺錢的。你們的出發點不同，是為了救度眾生，這太偉大了，沒有人能做這樣的事。既然是這樣，如果這個電視台經營不好、經營不下去、沒有資金，你們就會失去這個有力的講真相形式。這些年來你們都看到了它的效果，看到了它對社會的影響力，那既然這樣為甚麼不辦好它哪？

大家知道，中共是個靠謊言維持的政權，就靠媒體造假相。從初期就欺騙中國民眾，一直到走到最後的今天，還在利用媒體騙著中國人。它掩蓋了一切事實真相，這麼騙來騙去騙了這麼多年。人們在它的謊言中生長，人們在它謊言中長大，大家想想，這些中國人都在這種作風中生存，不可憐呢？很多中國人來到國際社會後也不理解國際社會，因為他們是在中共邪黨文化中成長起來的，還以為別的國家的人不正常、太傻。不是國際社會不正常，這是正常社會，被邪黨控制的中國社會是畸形的。幾十年來中共邪黨非常沾沾自喜，它覺的它的欺騙宣傳很成功。它緊緊抓住媒體為其編製假相宣傳，維持它的政權。我

這裏說的意思就是告訴大家，宣傳這個東西它是能夠帶動人的，它是能夠起到人對信息依賴時產生的作用。有些人就是不加分析，人家說甚麼他就相信甚麼。

人的思想有一個弱點，大家在長期講真相中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就是先入為主。

（笑）一個甚麼認識他接受了，人就會用這個認識來衡量其後者。這是造就人時的一個缺陷，但是在這樣一個反理的環境中又有利於人在魔難中消業與尋找真理後走出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哪，那人得法回天太容易了。不管人說甚麼，都要用正理去尋求、去衡量，那這環境永遠也壞不了了，那也就不是人的社會了。（笑）但是人這個地方過去是沒有正理的，王者治國，兵征天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就是人這一層的理。為甚麼佛法、神的法在這裏一傳就遭受著那麼大阻礙、從而生出眾多的魔難、衝擊、排斥？因為傳的是正理，而這個環境是沒有正理的。

不管怎麼樣了，反正那都是歷史，那都是創世以來人類的文化過程。今天不是，今天是從創世以來的最後大結局。由於大法在這裏洪傳，這個環境將來可能會永遠的給人類留存下來。那就是大法在洪傳中、宇宙正法的過程中給人類帶來的福份，得以保留下這麼一

層空間。

不多說了，我想大家坐這開會，有很多事情要討論。不過多耽誤大家時間，給大家多一點時間，你們有關鍵問題、主要問題可以提問，我來給你們解答，然後剩下的時間留給你們討論。（鼓掌）

弟子：作為記者需要報導準確，但有時候我們為了講真相把事情說大了。我覺的我們應該遵照西方媒體標準，準確的報導。

師：我同意這個觀點。應該這樣，不要像邪黨的宣傳工具一樣。有些事情為了讓它向哪一方面起作用就把事情說的失真了，這不好。能夠起多大作用就讓它起多大作用，不要人為的不真實做，這樣就會失去信譽。

弟子：我是做社區記者的。通過修煉我知道要按真善忍做任何事情，我們的報導是要告訴人們真的、善的、好的東西。可有些東西我們看不透，比如中國城那裏很複雜，有些

人是很親共的，他辦的活動我們儘量不報或者少報。尤其他推的東西是不正的，我們就絕對不能報。但有時他那個關係非常微妙，就怕報不好替壞人宣傳甚麼。

師：我記的在迫害以後，中國大陸有一個人以學員的身份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有一件事情應該怎麼樣能夠做的更好，如何如何，但是我知這個人是特務。他為了掩飾自己，說出的觀點是有利的，我就採用了他的觀點。我說的是甚麼意思呢？我所做的這一切是為了救度眾生，無論你是誰，只要能夠在救度眾生中起正面作用我就用。其實作為人來講，不管人現在表現的怎麼不好，除那些最壞的外，對一般人來講，還活著可能就有希望。有些人在迫害中被動的幹過壞事，一旦明白了，如果能夠起正面作用，就會有機會挽回他以前在迫害中幹的壞事。這樣的人說了正面的話也可以引用，但是不好的東西肯定不用它。你這個人不好，你說的這個話對救度眾生又沒有甚麼關係，雖然別人感興趣也不報為好，因為媒體會烘托人、會提高人的知名度。壞人就不必去抬他了。如果講的東西於救度眾生有好處，那給他報導還給他積點德。

弟子：新唐人作為電視媒體如何做好經營？在我們地區，學員參加銷售，說要先做好大紀元再做新唐人。

師：其實這些事都不用問我。你說我主要在大紀元那邊做，那當然你就以大紀元為主，回頭幫新唐人做。你說我是以新唐人為主的，那你就新唐人為主，完了幫著其它媒體做。大法弟子嘛，都是份內的事，能做咱們就儘量的做。你們辦的媒體都在起著救度眾生的作用，媒體所發出的聲音都有你們每個參與者的威德在裏了，這一點是一定的。

弟子：新唐人很缺錢，市場部為了拉廣告，有些廣告很難拉，就讓記者無償去拍很多新聞，有時候拍的有些過了，不知道這種做法對不對？

師：過了那就不應該了。開始你們可能是把握不好，大家都是從不會到會。我希望你們漸漸的做好，越來越有經驗，越來越能夠理智的處理問題，獨當一面。

弟子：新唐人從零八年落地加拿大到現在已經有幾個月了。但是在推廣訂閱的過程

中，發現社區對新唐人的認可成度還很有限。

師：現在的歷史就是留給大法弟子的，但是沒有人會主動請你們做甚麼，人們都在迷中。這一切都是留給你們的，正的反的，善的惡的，一切都攪在一起，你們是很難做。雖然這樣，這宇宙中的任何生命誰都不能跟你們去比。這一點有專門管這事的神在把握，但是你們做好了世上事才會改變。你們怎麼樣能夠做的好、協調的好，怎麼樣能夠起作用，這真的是得靠你們自己。你說我們有甚麼特效的東西嗎？能不能夠來點特殊的辦法？好像現在留給你們的是最正的一條路，但是很窄。用心不對、做法有問題就會很難。路很窄，看上去不行，可是能行。

弟子：新唐人辦的系列九大賽，章程改來改去，我個人感覺這對於已經報名參賽的人信譽不是很好，也顯的不是很專業。請問師父這是我個人的觀念，還是我們可以做的更好一些？

師：我知道是改過，多是因為經驗不足，是為了更符合大賽的需要。改的多就不好

了。其實作為參賽的人來講，越清楚越好。因為沒有經驗，就得不斷的吸取經驗。發現不對是要改過來，我想以後有了經驗就會好。

弟子：我是台灣的記者。台灣大法弟子做很多揭露中共幹壞事的新聞，直接取得第一手證據有困難，請問這個問題如何解決？第二個問題是說，現任政府跟一些台商越來越親共，我們在報導上指出他們的錯誤，會不會把他們推到對立面？

師：邪黨自己報出來的和其它大的媒體網站報出來的就夠多了。這些東西都可以轉載。自己能夠從大陸直接取得第一手新聞那就更好，你們和大陸之間有自己絕對安全的聯繫才能行。

至於說誰的政府、誰怎麼樣，其實作為修煉的人來講，根本就不用心去考慮它。考慮都不考慮，想都不想它，我就是來救度眾生來了。今天誰當政，明天誰當政，他誰願當政誰當政，那是神安排的，它就這樣。你們把注意力集中到這兒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們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時候你們越執著某件事情，那件事情

越出問題，越會形成心性關的一個東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你們有你們的路，人有人的事。你們有你們要做的，對於政治上的事情、對於黨派和黨派之間的問題，管都不要管，想都不要想。當然作為媒體來講，很可能是常人喜歡這東西，不報也不行。那別人怎麼報你們就怎麼報了，你們自己不寫評論文章。那別人怎麼報了你們轉載就行了，黨派之爭的事自己不寫評論文章。對於大家都喜歡的新聞可以這樣做，除非迫害結束了、大法弟子辦的媒體完全成為了社會媒體的時候。

弟子：請師父為弟子們說一說漢服大賽即將為世人帶來的衣著上的改變，以及為甚麼漢服從明朝之後就失落那麼長一段時間？

師：（笑）現在是新唐人討論會，不是漢服討論會，這個問題留在以後吧。

弟子：管理問題。如果大家都很才能、很有見解，那麼我作為協調人如果管他或者怎麼樣協調不同的意見，他就說你要向內找。當然修煉回家我可以向內找，但是在這個具

一〇一

體問題上的管理、事情該怎麼做，怎麼來協調呢？

師：我知道你說的意見。（眾笑）往往大法弟子證實法的事，大家不吃飯、不睡覺、不管怎麼累咱們也幹。可是一說管理，要走上正規，誰要管管誰，制定個制度，大家就不幹了。（眾笑）可是你們沒有想過啊，那樣才更有力、更正規，才能立足於常人社會，起的作用才更大啊。過去你們把電視台辦起來了，為了證實法，初期的想法是能起到揭露邪惡的作用就行了。可是剛才師父也對你們講了，做甚麼事情都要做好，不但要做好，很可能是留給未來的文化，這連個規矩都沒有怎麼留給將來呀？將來人家學甚麼呀？連個規範都沒有，光學大法弟子那股勁？（笑）（眾笑）所以我說哪，不管你是哪來的王、現在無論在哪個項目中，誰要管就叫他管，不要認為別人管不了你。別忘了人在迷中，你是在常人這種形式中修煉。也許管你的大法弟子還沒有你來的高，甚至於也許他還沒有你修的高，那沒有關係，這是為了救度眾生的正念配合。一定要協調好這件事情。我說清楚了沒有？（鼓掌）其實很多學員都在跟我反映這個問題，我今天有機會跟大家說清楚。（眾笑，鼓掌）

一〇二

弟子：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因為做媒體的學員很多人也是身兼數職，那特別是在做神韻晚會的時候，做銷售的拉來廣告沒有人做，或者做銷售的都去賣票了。怎麼平衡這個關係？

師：是個問題，所以每到神韻藝術團巡迴演出的時候，我就在想要儘快叫世人知道神韻；巡迴中我不叫在一個地方演太長時間，是因為當地學員會很辛苦，同時會影響其它項目。實際我早就想到這個問題了。當初神韻藝術團建立時，我就想好了用法弟子來做，不影響大法弟子的其它項目，但是在推票過程中還是有很多大法弟子參與，而且還很辛苦，還是影響了其它項目。但是我想，如果能夠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後讓常人來買票，或者是神韻能夠在短期內把名聲打的很響，就不用大家參與推票了。其實神韻已經是全世界第一秀了，沒有誰能超過神韻的，（鼓掌）但是目前中共邪黨干擾世人得救。神韻現在影響已經很大了，就是沒有達到預想的那麼快；一旦影響特別大的時候，大家就不用費那麼大事去推票了。只要廣告打出來說神韻來了、在哪演，就行了，人們就都來了。我想那個時候，大法弟子就不用再那麼費心了，也不會影響其它項目了。我是在這麼做。過程中我

叫節目的質量、演出質量一定要保證完美，效果一定要保證最好，不能出任何紕漏，不能出任何問題，無論在哪一個環節上。真的能做到這一點，隨之這個影響肯定會擴大的。我不保證甚麼，但是我覺的不久的將來那一天終會有的，（鼓掌）那個時候你們出去做個廣告就行了。（眾笑）也許你們的媒體隨之影響也那麼大了，就不用出去做廣告了，你們報導一下就行了。（笑）

弟子：師父能否談談新唐人多語種節目在救度眾生中的重要性和責任？

師：如果能夠有更多的語種那當然好。而且電視台真的能夠穩固的立足於常人社會，形成良性循環、蒸蒸日上，那才好呢。不但辦成多語種，你們不落下任何一個民族的語種才好，因為你們要面對與要救度的是所有的世人。但是我知道從人力上、物力上、從現在的能力上看，真的是還差很遠。但是我無論怎樣，眼下從基礎做起吧。如果做的好的話哪，不但影響大，隨之有能力的人也會紛紛得法，因為它是相輔相成的，也會進來補充你們的不足，甚至於在財力上、方方面面都可能改觀。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目前的這個狀

態，那這一切都改變不了，所以在怎麼樣立足於常人社會、走上良性循環這個問題上，你們真得好好去想這個問題了。大家努力吧。

弟子：剛才有加拿大的學員問了有關加拿大的問題，其實我也很疑惑。新唐人從去年九月份在多倫多落地，到現在大半年過去了，我們的用戶量達不到。面臨的挑戰，我個人在想如何才能突破，管理機構是否對企業負有很重要的責任？

師：大家配合好，這不是一個人倆個人的問題。這回大家都想到一處去，看看有沒有甚麼好的解決辦法，最起碼能夠知道今後的路怎麼走，紮紮實實的做。真的不行那也許就是還不具備條件。做好了、真的行了，那就是配合的好。

弟子：對不起，我們發現有人記筆記。絕對不可以記筆記，也不可以錄音。

師：不是怕大家記。你們記的東西，出了這個門就不是我的原意。你也記不全，那就是在斷章取義。你就是在撿你喜歡、有用的東西說給別人，不是修你自己，你要拿它來修

一〇五

理別人。（眾笑）你還是別記。我早就講過不允許這樣做，讓你走正自己的路。記的把它銷毀掉吧。

一〇六

弟子：神韻在全世界都演了，唯一香港沒有演。

師：我知道。中共邪黨好像對香港控制越來越肆無忌憚。甚麼「一國兩制」，我看它甚麼臉皮都撕下來了，現在是「死豬不怕開水燙」，（眾笑）也豁出來了，越來越引起全世界對它的反感，越來越叫世人看清它的面目了。它在直接操控香港政府，香港的劇場都是政府的。不要緊的，沒有關係。你們知道我咋想的嗎？我在準備著神韻在中國大陸演出呢。（眾熱烈鼓掌）不是我想就說了，邪惡覺的它們多有本事，看吧，歷史下一步甚麼樣，（笑）不是它們說了算的。哪一個王朝都氣勢洶洶的，但是結束的時候也都是灰溜溜的。（笑）（眾鼓掌）

弟子：我是紐約新唐人總部跑市場的。關於新聞組和製作組的配合。我們出去跑活

動，每天回來累積很多名片，很多人都對我們有興趣。我的困惑是，現在的時間每天越來越快，很著急，雖然我沒有全職工作做這個，很希望能夠和每個人繼續聯繫，但每天能做的事就那麼一點點。

師：是，真正做事的就覺的不夠，所以我希望你們有多一點的人來參與做市場，你們就不會那麼緊張，而且會把路打開，就會走上良性循環。（鼓掌）做市場本身接觸人的過程中就要講真相，這也是救人。這件事情也是在為整個電視台辦好而做的，了不起啊。你們不要覺的直接寫文章在第一線才是救人，不是的，大家都是在用電視台的報導在救人。

弟子：兩個問題。新唐人成立七、八年了，但許多學員在技能方面沒有得到很好的提高，這是學員自己的想法。第二個問題，很多學員覺的在街上發資料比做新唐人新聞更來勁。

師：（笑）不一樣的，哪個環節都關鍵。你說年歲大一點的，沒有讀過那麼多書、又不會其它的，那他能發揮最大作用就是發資料。那作為文化都很高的，那寫起文章來很容

易，那就發揮你的長處去做這件事情。其實都是一樣的。不管採取甚麼形式，把人救了那就是偉大。（鼓掌）（笑）

弟子：新唐人發展很快，節目也越做越多，但在各地都有人手問題。忙不過來的時候，有的同修說我們一定要保證數量、一定要多做，有的同修就說，現在這麼忙，質量如果做不好還不如少做一點。在邁向更專業化的路上，如何把握的更好？

師：我看你們太辛苦了，都想儘量做的好些、多點，當然是質量越高、節目做的越多越好，我是這麼想，但是看到你們的辛苦我就不想說甚麼了。（笑）（眾笑）這都是大家的願望了。如果大家配合的再好一點，人手再增加一些，也許這一切就會有更大的變化。眼下的難處我看到了。沒有甚麼特殊的辦法，（笑）師父不能給你們特殊的辦法，因為這個路得你們自己走。

弟子：有的訪談節目要請嘉賓。一種意見認為外來嘉賓只要觀點有利於揭露中共就可

以請，但是有時候對他的背景不太了解。另一種意見認為要儘量請我們自己的評論員。

師：請評論員的問題。當然身份適合的最好，但是要有固定的、能力很強的、大家都喜愛的評論員，這很好，就是要有你們電視台在這方面的專家啦。但是有的時候也必須請一些外面適合的人來做節目，作為第三者，或者是站在專家的角度、或者某方面有特殊身份的角度來講，還是必要的。但是有的人一時衡量不準這人的觀點，可以事先了解一下。節目中出的題目很明確，就圍繞這個問題講，告訴他你們的觀點，他同意了就做，不同意就不做。他真的是中共的甚麼人，那他在公開評論中揭一揭中共邪惡，這不也挺好嗎？

（眾笑）（笑）胸懷要大。（笑）（鼓掌）容量大，能做好。

弟子：在採訪的時候，大陸明白真相的一些人告訴我，如果見到您，代他們向您問好。（師：謝謝大家。）（眾鼓掌）現在大陸有些做維權的人問他們可不可以做在大陸的新唐人記者。

師：對他們來講太危險。要儘量注意他們的安全。如果他們可以拿一些消息出來也不

能公開身份，更要注意他們的安全，公開了對他們實在是很不利。你們要考慮這些。

我再說一個問題。在中國大陸，有些學員在被迫害中弄糊塗了；他一旦明白過來的時候，或換一換環境，他就知道哪是對的、哪是錯的。他們是絕對不會有意走向邪惡的，這一點是肯定的。你們往往在衡量人的時候總是說，誰誰誰在大陸「轉化」過。修煉過程中沒過好關那就是修煉過程中的事。修煉沒有結束，他還在修煉，所以那不能夠算作他真的不行了。當然有一些人在被所謂的「轉化」期間幹了一些壞事，如果還能在今後的修煉中彌補，也要給機會。但是我希望這樣的要有從新做好的姿態，還滿不在乎的是叫人看不起。當然了，那些沒有被「轉化」、在邪惡中走過來的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值得尊敬。

（鼓掌）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同修往出推。他是你們的同修，儘量的要能夠使他們感受到大法弟子互相之間環境中的溫暖。如果你們覺的對他們不太了解，可以通過大法弟子國內的聯繫了解一下。他真的是大法弟子你們就用。如果誰也說不清他，那你就緩用。覺的不行，那你說你先去發傳單。如果你了解他在國內確實是大法弟子，我想應該

沒問題。就是真是特務，大家想想，誰都看見了中共要完蛋了，那個高官的資金都在大量往出挪，都留後路，買外國護照，想辦法外逃，誰還真給它賣命啊？是有一些傻東西，（眾笑）沒有頭腦的人，那都是被中共邪黨灌輸的已經完全分不清好壞的人，這種人一接觸就知道了，但畢竟是少數。這個世界的人哪，都是等著你們救的。你們要敞開自己的胸懷，不要排斥自己的同修。那會把自己的路堵上的。

弟子：我在法拉盛做社區採訪，有一些人，常人講就是專門反對法輪功的，這些人給不給他鏡頭？還有的人，多數情況下我們都不給其鏡頭，有時只留一個手，但常人觀眾給我們提意見。還有宗教團體做的活動，這些事我們是否報導？

師：你們自己把握。你們覺的還想給他機會，那你們就給他機會。說這個人已經壞透了，由於他，造成很多眾生可能將來會被淘汰了、沒有機緣了，那你們就不給他鏡頭，這個你們自己來把握看吧。不管是誰，他的出現或者他講的話對救度眾生有好處也可用，沒有好處就不用。有些新聞不重要，與你們救人也沒有甚麼關係，那就不烘托他。

一一一

一二二

弟子：旅遊節目對打開市場很有好處，所以弟子想自己去做一個節目。現在拍的節目都是外邊拿來的帶子，自己做將來可以去市場賣呀。（師：好啊。）但給管理層提出需求，管理層認為我們現在水平不夠，拍不出人家那麼好。（師：那他們考慮也許有道理。）（眾笑）學法時想可能是我太堅持了，修煉人嘛，那我就放棄了。（眾笑）但有些同修覺的我的想法挺好，支持我去做。現在把握不好到底是自己的執著呢，還是說現在能做出常人那麼好的節目。自己覺的有信心。

師：那就把你的想法和電視台的管理層詳細說說，採取哪個步驟、怎麼做。如果你給他們講出信心來，我想就沒有問題。（眾笑）（鼓掌）

弟子：弟子現在參加電視台製作音樂的節目，發現聲音這東西技術也很高，但是不知道怎麼分配時間。有沒有必要專門去學、去研究研究？因為很花時間。

師：電視台要辦好，那就要有水平，要專業，不會的還得再學。（笑）具體怎麼辦還是自己來安排。

弟子：我們每次聽到師父講法之後，回去其他學員就特別希望在最早時間「講講」，然後就這個回憶一點、那個回憶一點，我覺的這好像不太合適。

師：你們回去講，你要加上「我講的是大意，不是師父原話」。只學學事情是沒有問題的。你記筆記念，那就是斷章取義了。

弟子：就節目的整體規劃問題問過台裏統籌管理的人員，同修說很多節目如果是台裏命令下去的，比如說給一個方向，那就很難有學員能堅持下去；但是如果是學員自發願意去做的，一般就比較能堅持。這樣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節目喜聞樂見這方面差距比較大。直接講真相的節目和喜聞樂見的節目怎樣把握比例？

師：如果在常人公司工作，老闆叫你做啥能說自己想做啥做啥嗎？你們自己在證實法中的配合為甚麼就不行？為啥就不做好？就非得自己感興趣的才行？這就是協調配合中的問題。你們為了一個共同願望參與這個項目，各持所見，自己都按著自己的意願去做，這怎麼協調啊？這五個手指頭都想伸直了，攥不成拳，打不出去，（笑）這沒勁兒呀，所以

一一三

要配合好。

一一四

弟子：現在兩岸的互動很多，如果我們按照常人的媒體報導的話，難免會給中共邪黨塗脂抹粉。

師：那是要注意。具體情況你們還得自己衡量。常人媒體的報導有為邪黨塗脂抹粉的就要修改一下。

弟子：我們自己不寫評論文章，那可以找常人來評論嗎？

師：用常人那也是你們這個報紙在評論，觀眾不會管評論的人是不是你們這個媒體的。常人的事不要管，常人的政治不參與，我說清楚了啊。

弟子：我想再問，現在兩岸的互動很多，中共用很多媒體方式，或者是商業、經濟的方式滲透到台灣裏面來，這個部份我們是否應該找到可以做的著力點？

師：這些事情要看對救度眾生有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就不做，有關係就把真相揭出來。不要管它甚麼滲透不滲透，你越想這些事，它就越滲透，看你怎麼辦。不要管。救人要對人，不對社會形勢；對人心，不對階層，不對團體。

弟子：在做海外新聞時發現，有時中國大陸報導的時候，海外已經報導了，我們報的東西可以跟中共做一個很強烈的對比，就是海外的自由政府是怎樣做的，中共是怎樣做的。我想問，是不是報海外新聞的一個很重要的思維方式是，我們要以中國新聞為參照，然後從反面去揭露中共？

師：不是，沒有固定模式，理智的做。中共邪黨不管它怎麼封閉，不管它對迫害法輪功的情況怎麼控制，它的那些東西都會反映到社會上來，終會有人知道，終會在國際上報導出來。一方面轉載報導，一方面通過渠道了解了確切的事情後，報導出來，用不著拿它的東西反過來說。當然特殊角度報導的媒體不一樣，它專門去分析邪黨。（眾笑）

弟子：我是洛杉磯弟子，想問神韻的推廣策略問題。我們今年元月辦了八場演出，但當時因為早期的推廣計劃不得力，所以早期沒有推廣好。後來想利用感恩節補救，制定了計劃，但因為學員意見不統一，爭論很大，導致這個計劃沒有執行下去，到最後就出現了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就是到最後演出前發折扣券。

師：神韻演出推票的問題其實也反映出了當地學員的修煉狀態，我看的非常清楚。哪個學員、哪個地區狀態怎麼樣，在推票中一定是那樣的狀態表現。我不是說大家都修的好，表現出來是你們互相之間的配合狀態，這一點在神韻演出的推票中是看的很清楚。有些地區學員配合的非常好，而且有些地區只有幾個學員做，雖然人不多，但做的非常有效。

其實舊金山我看到了有一些學員長期不出來，我也不想丟下他們，想讓那部份學員出來先做些簡單事情，第一能使他們走出來，第二能夠給他們自己樹立點威德吧，不然將來怎麼辦？其他的大法弟子很忙，又沒有更多的精力去參與。確實有一部份不出來的人出來了，這很好。

弟子：歐洲新唐人固定的節目是每兩週一次的「歐洲縱橫」，一刻鐘都有一定的難度。面對歐洲新唐人的這個狀態，心裏很著急。怎麼才能夠把歐洲新唐人搞的更好？搞新唐人的人好像也不少。

師：唉，你實際上在問我，你們怎麼樣能修好，（眾笑）你們怎麼樣能夠配合好。做不好都有責任，肯定的。你們想走這條路，你們想參與進來在這個項目中助師正法，那你們助師正法了嗎？還是在這個過程中滿足自己的執著？就這個問題呀。我說的不止是這十五分鐘的節目的問題。配合不好電視台那麼多節目怎麼做的？要知道自己的責任哪，大法弟子嘛，身兼歷史的重任，千萬年、億萬年都過去了，兩個地球都過去了，一切都是為了最後這件事，到了最後做不好？是在迷中，那為甚麼有的人就能做好呢？別人為甚麼就能配合的好呢？修煉哪，最難的還不只是吃苦。吃點苦很快就過去了，沒做好過後就明白過來了，最難的是在無望中、看不到希望中卻能夠一直精進，這是最難做到的。大法弟子，千載、萬載，你要做的事情來了，做不好，將來怎麼面對這一切呀？

大家聽說過大審判吧？當初有很高層的神安排到正法結束時最後要有一個大審判，包括下地獄裏的和死的眾生都得活過來被審，活著的人也要被審，全宇宙的神都要一一被審。在西方的傳說中也都有大審判一說。不只是做壞事的要審判，起正面作用的人和神，包括大法弟子，也將接受審判。每個生命在歷史中的所做所為都要自己負責。特別是在宇宙正法中，誰出自於甚麼目地、幹了甚麼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負責，就是被定為在正法中負責起正、負作用的神、鬼與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審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樣要審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眾生因你沒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約有多少沒有兌現？沒有兌現本身只是一方面，因為你沒做或沒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後果要負責。你做的每件事情給大法帶來的恥辱與對主的欺騙，不承擔責任能行嗎？我這話以前沒有講，我不想說這些事情，但是你們真應該清醒清醒了，甚麼時候啦？

弟子：神韻到大陸去演，新唐人電視台將來在大陸會怎樣發展呢？

師：（笑）（眾笑）不是笑話，大家看見了，在這個關鍵歷史時刻，新唐人電視台在助師正法救度眾生中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了。那個中共邪黨的喉舌「殃視」，（笑）那就是個魔窟，是造假與謊言的流氓窩，為邪黨欺騙民眾的專職機構，將來還要它發聲嗎？沒有了，肯定沒有了。那當然了，新唐人電視台是能為社會負責的、能為民眾發聲的，挪挪地方有甚麼不行？（眾笑，鼓掌）我是這麼說，法輪功並不要常人的甚麼東西，但是新唐人電視台本來就是立足於常人社會的公司嘛。你們記住我說的話，救度眾生的偉大，會使未來的人把你們烘托的很高，會把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繼承下來。（鼓掌）

弟子：神韻演出確實動用很多學員，影響到很多項目，但是台灣的弟子對神韻是師父在正法這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大家都非常有共識，但是對這九項大賽就有不同看法。

師：新唐人這個九項大賽做的力度已經是挺不錯了，大家印象中都有這件事情了。九個大賽是在重建人類的文化。一個是擴大電視台的知名度，起著烘托新唐人電視台的作

用，節目辦的很活就能夠使不同階層的人都愛看，這是從表面上講。實質上，是通過電視的作用救度眾生。但是這件事情過後，等明年再辦，中間不用再烘托它，再烘托就等於是單一的烘托常人的事情了。大法弟子救人是第一位的，所以這些關係要擺正。這件事情能烘托電視台，也是在恢復人類正統文化，但是過去了就過去了，不能專門為了烘托人的文化不管救眾生的主要責任。你們當前救度眾生是第一位的。

弟子：經營時碰到一些困難，一個是在學員中做銷售的本身就不多，二來他們說做大紀元的銷售比較容易，對新唐人就覺的比較困難，沒有信心。確實做新唐人的廣告有製作的問題，那要求就比較高。怎樣來看待這困難？

師：我想啊，商業對像不一樣。如果商家大一點的他肯定是願意做電視廣告的，商家比較小的他可能願意做報紙，這一點也應該清楚。餐館做廣告用電視，他們會覺的有點像用大炮打蚊子了。（眾笑）大的商家商業範圍廣，電視的效應正合適。做廣告的也得想

甚麼樣的商家適合於做甚麼媒體的廣告。

弟子：我是協調多語種神韻報導的。我發現有時做中文報導的編輯對於西方人名字的拼寫比較馬虎，而名字對於媒體報導是很重要的。還有一個問題，有一個神韻廣告片要翻譯成多種語言，剪輯的質量不那麼好，我感覺只需半天就可以把它改的完善，但我的一個上司就說，用太長時間了，趕快推出去。我感覺這樣做不對。可不可以講一講？

師：當然可以，但是說改就改、又拖上幾天甚至更長就是問題了。媒體報導的質量很重要，你要說寫錯名字了、寫錯字了，這方面大家以後要注意。

我順便說一下廣告片。傳播神韻的電視片，大家都在發表意見。我從兩個方面講。一方面也許真的是有拍攝與創意達不到大家的要求。大家都是在學習中，肯定會有不足，但是大家在盡力了。將來會做的越來越好，這一點我對他們有要求，他們也會努力。但是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大家知道，常人不是修煉人，他衡量美醜、善惡喜好是失去神傳文化中

一二一

的正統標準的。人後天在世上形成的各種各樣的觀念在決定人的思想行為，所以有人說那樣的好，有人說這樣的好，他說你這個不行，他說你的還可以。

一二二

大家知道，西方社會的很多秀，他們不會做太多的廣告，甚至沒有廣告片。廣告中他也不做那麼明確的內容說明，他甚至於就寫幾個字，加上一個很抽象的一個畫面，就這個廣告，就有了效應了。如果要是這樣對比一下子，神韻的廣告反而過多了，是不是這樣？是，這個你們也非常清楚。任何一個秀的廣告都沒有做到這麼詳細，可是有的學員還覺的不夠，甚至於想用一個廣告把整台戲反映出來才好。那是不可能的。就包括電影廣告也是一樣，弄的太詳細了人就不來看了，都知道了。有很多人覺的甚麼都不知道去看才有新的感覺，才有意思，看的才入神。廣告做的太詳細反而效果不好，並不是像你們想的，把這盛大的輝煌全展現出來人才來看。都知道了可能人反而不來看了。

那為甚麼你們推票的難度大呢？問題不只在廣告上。在哪裏呢？在人們長期的文化基礎與不同文化的了解上。美國的各個芭蕾舞團，西方的任何一個地區的芭蕾舞團或甚麼藝

術團，多數美國人都知道，甚至於團裏的主演是誰都知道。他都知道這一次是誰來演。他們只要把簡單的廣告打出去觀眾就來了，很簡單的廣告。目前神韻還做不到，沒有更多的人知道神韻是誰。我們知道我們演的最好，可是常人不知道。再加上長期以來中共邪黨在系統的破壞中國文化，是凡中國大陸來西方社會演出的藝術團，幾乎都是大雜燴。文化被破壞了的中國大陸人以為甚麼東西都來西方人才會喜歡看。被黨文化灌輸的中國人不懂得，中共邪靈是有意的操控中國人破壞自己的文化、在國際上用中國人自己破壞中國人形象，所以排演出的東西很差。比如舞蹈節目，它是芭蕾舞、中國舞、現代舞、當代舞甚麼都摻進去的大雜燴。這種東西在西方社會人們是根本接受不了的。再加上學了一些西方社會現代意識下產生的一些現代的表現手法，而又比不上西方社會那些變態人的表現與目地。而且追求現代東西當時髦的演員不懂，其實現代派的東西在西方社會是沒有主流社會市場的。所以西方人對中國的演出從來沒有甚麼好印象，這都造成了神韻演出的障礙。

不是你們的廣告做的不夠，你們前年在紐約地區的廣告，包括靠近紐約的新澤西與康

一二三

州部份，最少叫人看了五遍。那為甚麼沒有更多的人來看哪？人們不知道你演的是甚麼。

一二四

他知道你來了，知道了這個秀，但是他不知道你演甚麼、質量怎麼樣。那就只有一個辦法，用高質量的演出效果、一年比一年好的演出內容打開市場。其實目前演出效果已經造成了社會影響，而且一直在發酵，人看完了之後覺的好他會四處去說。這幾年神韻的演出已經起到這個作用了。因為神韻剛剛走出來，面對的是全世界幾十億的人，這個影響要打開是有過程，但是神韻精彩表演的力度已經很強了，影響已經很大了，終究有一天會打開的，終究有一天神韻也不須用大力做廣告、費心拍廣告片子了，只登幾個字：神韻來了，人們就會來了。（眾笑，鼓掌）肯定會這樣，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還不能忽視廣告的質量。無論是廣告片也好、文字也好，目前大家別忽視。創業難，不管做甚麼事，頭幾步很難走，大家共同把它走好。

弟子：關於媒體報導喜聞樂見的問題。這種喜聞樂見是順著常人執著的那種喜聞樂

見，或者是人類道德下滑以後的那種喜聞樂見呢？還是說把他們真正應該喜聞樂見的東西……

師：人的喜好是沒有標準的。任何一樣東西做好了人都喜歡，就看你的質量怎麼樣。有人喜歡辣，有人喜歡苦，有人喜歡甜，有人喜歡酸，口味不同。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也會養成自己喜聞樂見的觀念，那麼每個人的欣賞口味也會有不同，但是不要受這個影響。大家知道神韻演出甚麼很關鍵，有人就跟我講，說為甚麼沒有小品哪？為甚麼沒有相聲哪？為甚麼沒有這個流行歌曲呀？為甚麼沒有雜技呀？為甚麼沒有這個那個。我非常清楚的知道一點，哪一樣東西弄好了，都會喜歡，選擇甚麼要看對像，要看藝術形式的雅俗。為甚麼選擇歌舞哪？因為歌舞這種形式沒有任何語言障礙，沒有任何民族間的文化障礙，人人都能看的懂。你說弄個小品，那麼多民族不懂漢語聽甚麼呀？很多藝術門類它都有侷限性，只有歌舞任何人都能接受、任何人都能看。

有的時候我在想，在我耳邊每天都有人在吹著風，這樣做，那樣做，那樣做，這樣

做。我就在想，這也就是我了，我知道自己在幹甚麼、將來甚麼樣，（眾笑）換一個人把握不好就亂套了。（眾笑）（鼓掌）

我又聯想到大法弟子辦的媒體，大法弟子做甚麼事時，那肯定耳邊會有更多的人發表想法，一大堆建議，這樣那樣，那樣這樣，（笑）（眾笑）所以參與的人總覺的管理的人有問題，管理的人就覺的參與的人太不配合。其實大法弟子嘛，做甚麼事都先想別人，站在別人的角度想想，再看看全局，就知道咋做了。想想別人咋想的，看看全局，就知道自己應該咋做了。

弟子：神韻演出是否可以像放電影那樣在香港放映？在台灣，新唐人電視台是否可以走向公益電視台這樣一個方向？

師：神韻演出不能像放電影一樣放映。那樣既沒有現場的震撼，也達不到現場救人的效果。電視台怎麼辦那還是你們自己來決定。台灣大法弟子把電視台辦起來，而且條件比

美國這邊好，我聽了都很高興。後來又聽說你們不想辦了。反正是你們在證實法，你們想辦就辦，不想辦就不辦，那本來就是你們做的，但是我覺的不要太沒骨氣了。怎麼就做不好、配合不好呢？怎麼就不能夠努力在經濟效益方面保證電視台的運作呢？在西方社會裏，華人大法弟子有文化上的差異，那在華人自己的地方，還能做不好嗎？常人都能做好，你們做不好？你們報導的東西都是常人願意看的、別人不敢報的、收看的人都喜歡的，你們還做不好？不要把辦法想偏了。你們要想好了想做了就做，真的做不了了那你就換個方式做別的也行。我就覺的大法弟子做甚麼事情要有始有終。費了一半力氣，修煉的路走了一半，回頭又從頭來、從新走，真划不來。時間有限哪。

弟子：我們做媒體有很多年輕的弟子，因為對男女關係的度掌握的不好，給自己修煉和周圍的環境帶來很大波動。

師：那這個就太應該注意了。大法弟子你這方面沒做好、關沒過好、自己的路沒走

好，給自己抹黑，也給大法弟子整體抹黑。這些話我不想多說了，過去說的太多了。注意吧。大陸媒體在導向上公開宣傳那些東西，邪惡就是要敗壞中國人，就是叫人無法被救度。邪惡的目地很清楚，叫神看這樣的人你還度不度。身為大法弟子，你們自己做不好怎麼叫別人做好啊？怎麼救別人呢？

弟子：我們很多參與媒體工作的學員都要兼顧常人的工作，那這樣很難全力投入媒體的運作。

師：在座的基本上都是這情況，大家也都做了，那就是自己掌握好時間、自己把握好。眼下就這麼個情況，除非你們有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了、有專職人員。我也告訴電視台，你們專職做廣告的人可以有固定工資，就是作為一份正式職業這樣做，大家也放下心來去做，必須得把這條路走出來。如果其它項目你們也具備條件也可以這樣做，不具備這個條件大家就不能這麼做。

目前神韻藝術團的演出效果，大家也知道了，起到的作用大家也看見了，不管你幾千人進了場，出去就變。這是你們其它講真相項目在一般情況下不會像這樣馬上見效應的，目前還達不到這種成度，也做不到這麼多人。藝術團的演出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藝術團能起到這麼大的作用，當然是很多方面做好了才做到的。那有人說乾脆那我們就多辦藝術團，咱們都幹這個吧。不行，大家知道這得牽扯許多財力、物力、人才的問題。那些個演員、那些孩子是有這方面條件的，他們的技術提高真的是了不得。飛天學生的文化課學習也非常好，在紐約上州那個地區，與其它學校比文化課考試第一。（鼓掌）不只文化課好，而且他們刻苦訓練，技能的提高很快，現在比一般的專業演員都強，而且時間很短。那為甚麼會這樣呢？一個是他們是大法弟子，再一個就是有一個很好的師資，包括文化課老師、舞蹈與音樂老師。他們是全脫產在那裏，每天就是教學。這一部份大法弟子如果長期這樣下去，他們有家有業的，那是不行的。你們都知道，其它項目都是業餘，自己一邊幹家裏的事，一邊做大法弟子的事，這不受影響，但是他們不行，所以他們得有正式工

資。加上成年人演員，這個費用非常大。各地演出的費用，他們一開工資，整個藝術團現在全體人員幾百人，各地演出的費用，開工資是不夠用的。也想去拉贊助，專門設置神韻辦公室，專門去找政府、找企業去找贊助，因為其它藝術團也是這麼做的。這個事做的很不容易的。你們別看他們見點兒經濟效益，那個還遠遠不夠用哪。

弟子：有常人觀看了神韻演出以後把神韻的廣告帶回中國大陸。前兩天從中國回來，他說他在大陸發了四十多張真相資料。他說轉告師父好。

師：控制人的邪惡因素消除的越多，人就越解放出來了。清醒後的人自己會分析、自己會看清迫害真相與邪黨。哪個好哪個壞，人馬上就會知道了。不管人的道德淪落到哪一步，人畢竟有理性的，對好壞還是分的清的，人會漸漸的醒過來的。

弟子：對大紀元已經有要打平的要求，那關於新唐人的經營，我們新唐人的大法弟子

應該怎麼給自己訂個目標？

師：具體的還得你們自己具體去做啦。太具體的就別問師父了。你們協商好，我也和負責人講了，他們會知道怎麼做。

我看哪，師父就不多說了，還要留給你們時間討論，畢竟咱們今天不是法會，（眾笑）我只是給大家解答一些急手的問題。我就講到這吧，謝謝大家！（熱烈鼓掌）